

《瓜分惨祸预言记》 [清]轩辕正裔 著

第一回 痛时艰远游异国 逢石隐窃录奇书

据闻中国有一高隐之士，前曾遍游各国，学问优美，世情练达，因其性静心灵，竟能前知未来之事。所著《惨祸预言》，二十余卷，皆于十数年前著之，而其后无不句句应验。此书乃其数十部中之一部也。

数年前，有一中国童子，由日本一女士处得来此书，却是日文。前月入于译者之手，只因言言沉痛，语语刺心，译者于执笔直述之时，不知赔了多少眼泪，故又称为《赔泪灵》。

看官，你道书中所载何事？却是详叙中国光绪甲辰年以后，万民遭劫，全国为墟，积骸成山，流血成河的惨祸，真是别目悚心。其中也有一二处，看去略可宽心开颜，但恨全书中不能皆是如此，真无可如何也。

却说中国江苏省地方，有一秀士，姓黄名烈，字仲谟。娶妻吴氏，生子名勃，乳名叫光华。当时黄烈住在省中苍门外马路左侧，因儿子光华年已十四岁，读书倒也聪明，恐为塾师所误，所以留在家中自教。哪知这孩子，自少便是奇怪。虽在父母前不敢有不孝不顾之事，却是自尊自大，目空今古，专好搞出书中古人言语，恣意批驳。常说道：“孔子删削诗书，孟子又不信孔子所定的书经中之武成一篇，可见人全靠自己的心思脑力。若孔子思前古圣贤所著，定是不错；孟子又想孔子所定，必是可信，吾知其必不能成圣也。”又云：“人在世界上，若只是吃饭、穿衣、娶妻、生子，那与禽兽、虫蚊有何大异？若是专想到做官发财，不愿做些留名后世之事，那人品越发低下了。况且近日闻得世界上有许多强大之国，都要吞灭我们中国，若不趁早预备抵挡，却只满心私欲，专打算一身一家之计，及到那祸已临头，父母被杀，妻女被淫，财产遭劫，身躯受戮之时，方悔从前不肯出心力，舍钱财，与大众同心同德，将自己地土保住，也是晚了。只可恨我国的同胞，不知此理。咳！我中国后来的惨祸，恐怕有被外人和土匪，杀得血肉糜烂的日子了。”想到此处，心中着实郁闷，因便信步踱出书房，到他双亲住的房中说道：“儿今日身中觉得有些不快，愿双亲许我到外逛逛。不知双亲准否？”那仲谟有些难色。吴氏因对他道：“儿子尽日用功，也该放他出去散散心，不然倒把他闷出病来，便不好了。”便道：“你出去罢，只须早些回来，不要跑乏了。”

那黄勃走出门庭，一直来到西门外焕霄桥上。刚刚走到桥边，便见有三个乞儿在地上叩头，口呼：“好少爷，发心布施罢。”黄勃见此，不觉止住步呆看。撇眼忽见来了两个洋人，飘飘忽忽，大踏脚步闯了过来。那乞儿便狠命地喊道：“吓！洋先生！吓！洋先生！救命呵！救命呵！”那黄勃不禁心如针刺，暗暗地想道：“咳！吾国人的无耻，真是世界上第一的了。就是饿到将死

，只好向本国同胞求乞些。那外人的钱文，就真是救得活命，也该争着志气，宁死不肯受那他国人的恩惠，如何便无志气到如此！一面想，一面随那洋人背后走去，看他如何。

不一时，到了一个巷内。那巷内有个小儿，便哇的一声，大哭起来，口中只乱嚷道：“洋鬼子吓！洋鬼子吓！”登时他的母亲早已搂住道：“好孩子别怕，有娘呢！”那孩子只狠命地惊吓啼叫。他那母亲便吓他道：“你若不快止住哭，我唤那洋先生来呢！”那孩子两手一缩，惊得不敢作声，面如土色。此时那洋人似有急事，却不在意，已大踏步地去远了。独有黄勃不觉气得发怔，止住脚步，不能复支，便向那妇人啐道：“好好的儿子吓死了，洋人有何可怕？我国人比他们多着呢！”说着，便手抚孩子道：“好兄弟，别怕，我打洋人给你看呢！”一面说，一面伸出拳，向前跑去。不一会便回来道：“那洋人因为吓着你，又被我打了一顿，他怕了，赶紧逃去了。”说着，又将衣袋内银表取出，便指那面上刻的洋人给那孩子看道：“此中有一个洋人，我把他杀给你看。”说着，把表面拆下，掷在地上，将足向那画洋人处，狠狠地蹴踏了几下。那孩子见得好玩，便笑了一声。那黄勃便也笑了道：“他是要抢我国的地方，我故杀他。以后真见洋人，都是如此。若是他无害我中国之人，我们却好与他客客气气，也不犯着凶暴起宗，便去打杀他，只是怕他的心万不可有。这洋人是最奇僻的，你若愈怕他，他愈杀你；你若不肯服他，他倒看你是好人，倒不害你的。好兄弟，你从今千万别怕洋人，我们和他们一样呢。”

后又说了好些话，又叮咛了妇人以后不可如此，方才回来。之后，心中委实难过，想道：“我国人，从前太自大，人人俱欲仇洋排外；庚子而后，特变为畏外媚外的了。就如方才的情形，那外人之威，几乎不曾吓杀那小儿。从前听说我国有个张辽，能止小儿的夜啼。如今外国人，竟是随便哪一个，都比张辽更威风些，竟能止小儿的昼啼了。一个张辽还挡不住，何况我民竟看彼中之人，个个皆比张辽还怕人呢。咳！要如此看来，有日洋兵到来，收我土地，我国人定是噤不发声，举个顺民旗出降去了，哪肯和他们抵死抗拒，誓不甘把我祖宗传下来的国土送与外人呢。咳！这朝廷官府非但是一天捱一天的不肯用丝毫心力，打算为我民人保全国土，竟是将我民人所托命的土地，和我民的财产，乐赠外人，以为买好之计。已是无可望了。怎奈我民人一个个都尚在醉梦之中，死到临头尚不醒悟，即那略晓时事的，也都不知道国家若被外人灭了，我民人是万幸免的。他却预备降服，想做外人的奴隶。更有一班号称志士的，日日倡言爱国保种，到了中国将亡的地步，却不曾实做些报国的事出来，非是怕官府见疑拿办，便说是无人可以与谋。看来，救我中国的危难，非但于官府无望，民人无望，连那志士也是靠不住了。”想到此，却自啐道：“咳！我

黄勃难道不是个男儿，必将这大责任、大事业专等他们做去吗？只是我如今，学问尚是太浅，不如且去外洋游学一回，练成一个智能兼全之士。回来为国家办起事来，那再造中国的大英雄，恐怕便是我了。”

主意已定，便回到家中，悄悄地将他祖父分给他的银子三百二十两拿出来，藏于一个皮包内，写了告别书一封，夹在怀内，也不面辞父母，一径来到轮船码头，便将书信投在邮政箱内。恰好前往上海的汽船，将要开船。连忙买了船票，便跳下船去，那汽船便飞也似的开了。这里他的父母得信之后，不免一番烦恼，但是他们的心，也有些被他儿子感动了，所以也由他去。

且说黄勃次日到了上海，便买了外国衣一套，改了装。打听往日本的船次日开驶，便也买了船票。至次日八点钟，便由客栈下船。十二点钟，只听得汽笛一吹，那船早已开了。刚刚行到吴淞口时，忽听得隔舱娇音袅袅，似是女郎吟咏之声。听去却是东语。少顷又听一女道：“你能用汉语读吗？”那女郎笑了一声，便念道：“一声报道虎狼来，赫赫名邦一日摧。”黄勃听了，便吃了一惊道：“也是外人打进来了，此言竟是道中国已经亡了。”又听道：“异色旌旗分道出。”便想道：“不好了，这是各国兵来瓜分了。”又听道：“同心羈继望乡回。”此句不解何意。只听那女郎道：“若此，或有救么？”那念的女郎又道：“不然，你且听下句来。三年血肉空搏战，万里河山终劫灰；莫道闲人情易遣，重兴未睹恨难恢。”那女子嗤的一声笑道：“果然无望。”黄勃此时心中不禁七上八下的乱猜，思欲过去一问，怎奈未曾通问，不敢造次。忽又听道：“茫茫龙陆尽烟霾，碧血漫空野积骸；蹈海仲连空抱恨，哭廷胥子有余哀。”那女子道：“不知这是何人？”又念道：“千军壮气城头沮，一片新旗海角来；却剩弹丸延帝裔，岂真屹立在天涯。”

黄勃听到此处，便认定句句是为中国而言。但其中所言，多似后来亡后的话，何以便能预言在先。心中疑团莫解，不免踱出舱来，向那女郎住的舱门口，摘帽欠身道：“二位女博士请了。”那两个女子便放下书卷，立起回了礼，便道：“先生贵姓大名，尚未领教。”黄勃道：“小生姓黄名勃，年少未字，乳名光华，系吴人。只因敝国现今危亡之期已迫，特往贵国求些学问，将来或能为国家干些事业。适才窃听清咏，好似句句切着敝国而言，但好些都似是未来之语，小生着实狐疑，特来请教。敢问二位贵姓大名？”那长些的女子便道：“妾姓中江，名大望。此系妹子，名笃济。适才所诵之诗，却是贵国的高人所作。舍妹去年三月，前往贵国天台山漫游，山上遇见一位老人，年约六十余岁，童颜鹤发，却是西洋的袋扮。舍妹与之行礼，蒙其请到洞院内饮茶。舍妹感其殷勤，便与之同往。及到洞口，忽见一位奇古的老人，不像道人，却是前明装束。头戴角巾，身披儒服。舍妹不胜诧异。那洋服的老人便指道：‘此

是家父。’舍妹便与为礼。那明服的老人询及乡邦姓氏，也着实礼待，便同到花园子内大楼上饮茶，舍妹便问他父子何以异服，且何不穿本朝的制服呢？那明服者道：‘老夫祖上自明亡迄今，九世未曾剃发改服。当那鞑子入关时，老夫家内为不肯剃发，被鞑子用非刑杀死者，计二十一人。先九世祖时尚甚幼，当时有一塾师，与之同逃至此，即居住在此洞之中。后来那塾师死去，遗言不可剃发，便将他的女儿配与先九世祖。后来世世相传，皆记着先世一家门为头发之故，竟送了命，以故虽死也再不肯把那狗尾子栽在头上。那小儿，他是自少出洋游学的。先时走内地时，尚是装作道人，后来上了洋船，见得不便，遂将头发断了，改装西服。他写信来寻老夫说：“这西洋的衣服，及世界万国公用的，就是我明朝至今未亡，也应改制。因其适于卫生，且甚便于行止动作也。儿并不是违背祖训，只是从天下之公而已。若满洲之制，则儿有虽死弗从而已。”老夫见得有理，也就不问了。至于老夫，年既衰朽，于外国的学问技术，未曾懂得一点，若是也急急的改装易服，自思真是不配。所以让他领略过西国实学的，独穿了西服。这便是父子异服，及老夫明装的原故。’当时舍妹听他这一席话，着实起敬，不由得与他细谈起政治哲理来。那明服的老人，却是博通中外，贯串古今。那两老又邀舍妹遍游各处胜景，不意忽然下了一行春雨，一直落到天晚，愈下愈大起来。那老者便留舍妹在山过宿，却派两个女侍童前来服侍。那洋服者又着人请他孙女儿及学生三人前来，便同舍妹于洞院左边园中王汉楼上住下。楼中铺设精致，其中罕见之物，言之不尽。那四位女士，却是琴、棋、诗、画、天文、地舆、测算、兵法，无所不晓。内中有一女子专好诵诗，口中便念着方才舍妹所念的那两首诗。舍妹听来不解，便问此诗何人所作？那女子便引到后楼藏书之处，于千箱万卷中，手指一个竹篮子，笑道：‘此篮内，都是此种诗词，恐怕你尽不懂呢？’说着，笑了一声。那时已经摆上酒肴饭菜，便请舍妹用了。那四位女子，便同声歌唱什么《爱国歌》、《中国大希望歌》，煞是好听。不多时，便皆安睡了。舍妹心中记挂着那竹篮内的书，必欲一读。夜里只是睡不着，待那四位女子熟睡了，便悄悄偷向那放竹篮处，将它慢慢的开起。其中有一本匣，面上书曰《预言秘牒》，却封锁得极其坚固。舍妹见是此种书名，欲看之心益切，不由得向四处找起匙子来，却哪里找得着？不得已，用小刀子将那箱底钉的铁钉抽起，那底便脱下来。舍妹信手取来一本，却是甲午年战败预言，题曰：《甲申年测记》。便偷将前后略略翻看，却都实有其事。因其方颇长，不及详看，便往下再找，更有什么《戊戌年变政预言》、《庚子年国难预言》，略看一二，也都符合。但其中多记各处士子工商及各社会的情形，多是没有闻见的。后来取出一本《甲辰年瓜分惨祸预言》。舍妹暗忖，若将此书录回，与我国人看看，真是可当一宗奇谈

，因此极力偷录起来。及至天明快了，已经录完。后面却有诗四句云：‘漫著预言篇，书成涕泫然；民心如有意，人事可回天。’录完，将书还放在原处，仍将箱底合上，更将铁钉钳入，却都无人知觉。次早已晴，便辞了两老及众人，回到寓所，急急将这书译成东文。”

说完，因手举方才的书说道：“这卷便是，不知君可念过东文没有？”黄勃道：“尚望女史借我那汉文的。”那笃济道：“汉文的被我朋友借去。后来这朋友因心恶敝国一个官吏作事不合，便暗暗刺他死了。过了几天，他却自己也用利剑自刎了。衣带上书云；‘方今中国民人，尚在醉梦之中。瓜分之事，已迫近矣。中国亡，日本亦必不保。吾不忍见全洲黄种尽为白人奴隶，故死。惟吾不能尽我心力，以图补救，死有余辜。所以如此者，所以示中日之人，以毋庸畏死而惜命耳。’所以此汉文的，不知失于何处。阁下欲读此书，只今惟有东文的。”那黄勃道：“小生不识东文，尚望女博士教我看去。”笃济女士道：“这却不难。敝国的文，原尽是中文，惟其中参有假名。有人指点，倒是容易看的。”说罢，便将书递与黄勃，一行一行的教他看去，那黄勃读来，却是忽而眼泪涟涟，忽而心上忡忡，忽而发指皆裂，忽而色舞眉飞。两位女士，看仙如此血诚，着实敬爱。后来黄勃便向女士借来，携往东京，托一个能译东文书的朋友译出中文，庶或警醒全国。不意船到神户上岸时，却与兄弟相遇，固便托兄弟译了，此便是有此书的原由。

一日，兄弟方欲开译此书，忽见两个日本女士慌慌张张的跑来，对黄勃道：“先生，不好了。”吓得我们二人吃了一惊。正是：得到奇书胜良友，传来警报感多情。

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传警报灾祸有先声 发誓词师生同患难

却说轩辕正裔正在译书，忽见日本中江笃济和大望来到，喘吁吁的对黄勃道：“不好了！近闻各国因贵园不能抵拒俄国，让俄国独得厚利，将东三省占了。各国各因自卫起见，也须向贵国求得同等利益，为匹力均势之计。今者各国各派专员前来北京会议，但是各国公使，已得其本国政府之谕，向中国指索豁与之地。前礼拜二，已会议一次，略将瓜分的地图，附以贴说，某省某省应属某国某国，照会北京政府，速即预备派兵镇定民心，以免抵挡，然后交豁。说是限六日回复，三个月实行。只留一二处为满洲人并皇帝寄足之地。足下已闻否？”那黄勃听了此言，不觉哇的一声，口吐鲜血，不由得仰身倒了。吓得正裔和笃济姊妹二人急忙扶住。那大望便道：“现今此信未必确实，阁下何必如此。”

那黄勃两眼垂泪道：“好哥哥、好姊姊，快把刀来将我杀死了，再来碎尸

万段的斩了，尚是不能蔽我的罪。这中国是生我的父母，是活我的恩人。他的土地，载着我十四年；生的百物，养着我这么大。如今他亡了，我也不曾有丝毫报答他，我尚能算得一个人么？”说着，顿足捶胸地大哭起来，又说道：“况且自我的首先始祖而来，皆托生在此中国的地上。我祖宗、我父母、我兄弟姊妹，连我自己的身，一丝一发，何莫非此中国养大的！我只道我死了，他尚千秋万岁的长在世间，不承望他被外国来分裂了，世界上便无他的国名了。吓！老天！老天！何不把我黄勃雷击火烧，蛇吞虎咬，水淹刀伤，油煎岩压的严严重罚，代我的中国受这场恶祸；为何却把我的中国亡了！为何却把我中国亡了！”说着，又号啕大哭。

正裔急得无法，只得慰道：“好兄弟，你且听我一言。我中国养你这么大，他临危的时候，你应该和我想法去保他。若但这样的痛哭伤感，倘或一时死了，便使中国少了一人保护，你岂不是罪上加罪？依我说，尚是出去打听消息，一面与我国在此留学的同胞商议，大家同回故国，好歹尽我们的心力，且去保他。若不能保住，那时我和你同死未迟。难道我便舍得国家么？好兄弟，我的心都碎了。你别误我时刻，与我打听去罢。”说着，已是泪如雨下，那中江姊妹二人也不禁伤感。

黄勃听了，也恐耽误打听的时候，忙收了泪道：“如今我们当往何处打听？”正裔道：“我们一处去找我们回回的，问他闻的如何？”中江笃济忙道：“我记得那本《惨祸预言》内头一页，载云：‘若有热心爱国的人，将我此书编成章回体小说，传布国中。或且人人醒悟，尽照着书中那先时布置，转祸为福的各章，急急办去，这中国或且可以死中复生。所以此书原名又叫做《醒魂夺命散》。’著此书的人，既然是个先知之士，前此无不所言皆验。你们照他的言编做小说，或是真能救活中国也未可知。依我说，编译此书，真是片刻难缓。不如我姊妹且和黄君出去打听了，轩辕君且赶速将那书编成小说，赶紧付印，这也是一宗报国之事。”黄勃听了，便推正裔道：“好哥哥，你快编去，我和两位打听去罢。一礼拜不能成功，我就杀你呢！”说着，便拉中江姊妹跑了。后来黄勃打听回来，说尚未有确信，因此二人只一面探听，一面急急忙忙的将《惨祸预言》编辑起来，冀能救得中国，此是后话。

且说此时黄勃去后，这里正裔打开书一看，果然先载一引，与笃济方才所说相符。及看此书的开端，却是两首诗。看了一看，不觉吃了一惊。后来细细看去，却载着黄勃也在其内，竟将黄勃得到此书以及等等行为，都说得毫厘不爽。心中着实惊讶，愈觉得著此书之人，真有一片的苦心，如何便能如此设想。益信得此书可以救国，便急急的译去了。只因眼前黄勃暨译者所行的事，都被此书载了，所以莫辨何处是那人起笔之处。

却说那瓜分警报传到中国，便有些真正志士，急得似蚂蚁在油锅上一般，成日里如狂如痴，东驰西走，呼号奔告，直至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苦苦的思量要抵抗外人。也有些平日会说大话的，到了此时，好似狗子闻狮吼一般，早把尾巴子夹在屁股后，连头也不敢仰一仰，只是坐以待毙了。

不意有个裔州地方，有一位士子，姓曾，名郡誉，字曰子兴。先前也曾出洋，进过美国大学堂。毕业回华，后来被某官府聘为学堂教习。只因官办的学堂，专意教人学作奴隶，那世界上人人应知的公理，却不肯与学生谈及。所以郁郁不乐，销了差使，将自己的家业卖了，以作经费，即往城外自立一所学堂，便名曰自立学校。那学生额设一百二十人，已经办约二年有余。那日闻得瓜分中国之信，那子兴立即大开演说之场，召集诸生，上堂听讲，并且开了大门，招人入听。到了人集颇多，那子兴便上坛讲道：

“兄弟今日得到警信，说是各国已经议定瓜分中国。现令德兵已由胶州迁至烟台，英兵已向瓜州进发。为占领扬子江流域，又云英国已派总督来华，管理领地，已经到了香港。如此，法国不日定必进兵两广。日本定必进兵福建。可伶我堂堂大国，将被诸强齧割以尽。诸君试思，人有玩好之物，一旦见夺于人，尚且不甘。况且如今我们的中国，自四千年以来，就是我们祖宗所藉以托身安命长养子孙的土地，世世相传，流到我辈。虽是早被那鞑子据了，但是那满人的聪明才智，是不及我们汉人的。他是野蛮贱种，虽然一时得志，我们尚可再图恢复，如明太祖驱逐元人之事，我们汉人必能做到。若是被那外洋白种人得了，他便四处设立警察，日夜逻巡，监察我们，不许我们聚集谈话。你们想想，不得聚集众人，尚能恢复得国么？况且更于一切要害之处，屯驻精兵，将我地方建筑铁道，四通八达。不论何方有事，他几分钟之间，便可集兵盈万，哪里与我民有个下手恢复的地方呢？那时估量我们，已是无从反抗。更用灭种的手段，将我们全种灭了，好将土地把他们国里人，滋育蕃息，快活受用。你道灭种是用何法呢？他于大兵到来之日，先说我们是贱种，是野蛮，无智无才，不能创造利器，训练甲兵；又不能大众同心，爱护国土；却只人人专爱身家，不肯共谋有益大众之事。此种人，不能享福于地球土，应当灭绝净尽，让他有智的受用。即便纵兵抢劫银钱，奸淫妇女，践踏民人，焚毁村镇。那时加以土匪乘机发作，乱杀乱抢。那不肖无耻、狗猪不如的汉人，或应他招募，做他兵卒，自杀我本回的同胞。那官兵也是极意骚犹的，不用言了。列位试想，那时的光景，耳中但闻民人乞命之声，目中但见骸骨纵横之惨。天上火光，地下血赤，炮弹轰天，横飞纷射。眼巴巴看着骨肉惨遭暴虐，妻孥横被摧残。逃难过山丘，不忍见祖宗暴骨。饥民方槁饿，裂我肢体而生吞。斯时之景，其何堪也。或有幸而漏网者，则彼必横侵暴敛，以困其生。居屋有税，人回

有税，器具、禽畜无不有税。畜一犬每年须纳钱一千；畜一牛则每年须缴洋十圆。欲买衣服，须先有纳税之款，始得御寒。欲余粟粮，须先有人公之钱，始敢果腹。乃至死一人，则买棺有税；生一儿，则报名有税，如有八口之家，每月如不能缴公二百数十圆，则不免圉圖矣。此俄、德已行于旅顺、胶州者也。且一切大利所在，彼必尽行收取，吾民皆不得过问。吾民有富者，则必收其财，而使之贫。有贵者，则必抑为奴，而使之贱。凡上等之事，如读书、做官、经商等，吾民皆不得为。所得为者，惟苦工之事耳。做工所能有几何，而每月必须缴纳苛税，不免生计日益艰难，那就渐渐的我们人口一年减似一年了。又况他的人可以随意辱我、侮我、打我、杀我。其为官者，皆不禁止，必须到得吾民尽绝，方始甘休。你道可惨不可惨呢？看来，如今我们总不能逃出一死字了。但是与其等我们被屠杀残暴而死，何如于今赶紧预备，集合我们大众，与那来收我土地的极力一战。战而不胜，亦惟死耳，倒还为我祖宗传下的地方留个名誉，给人家说此处人民是有志气的。况且我们如果个个同心，前死后继，也未必定是不能保住地方的。若能够势力日雄，或且建立不世的功业来，那我们的英名，岂不传到五洲万国去么？即使失败而死，亦死得轰轰烈烈的。大凡天地间最苦的莫如死，但是均须一死。便须想死时快活的方法。假如我们于起义救国时而死，心中必觉得正气冲霄，光芒万丈，哪里更觉得苦。假如是悠悠忽忽，苟求幸免，待到那洋弹贯胸，匪刀加颈，那时方且自悔不曾及时出些心九，与大众共襄义举，如今竟是不免一死，却又为人唾骂的，那心中真是又悔、又惧、又愧、又伤，这不是死得更苦么？兄弟如今敬问诸君同胞：是待外人来杀，待土匪来杀呢？还是做个有气义、有英风的男儿而死呢？”

登时那听者齐声道：“我们皆愿做个有义气的男儿而死。曾先生你道今须如何布置呢？”那子兴未及答言，但听哄的一声，那一百二十个学生，尽举手一跃道：“我等皆愿立义勇队赴战，为国家效死，愿先生做这领袖。那洋兵今日到来，裁们便今日与他决死。他明日到来，便明日与他决死。他半夜三更来，我们便半夜三更与他决死。”那先生道：“我是情愿的，好歹我们师生同盟网拼一死，休作那无志无气的人，死了也好见我们神圣祖宗黄帝、尧舜、禹汤、文武于地下了。”众学生齐声鼓掌，口中共高声叫道：“为国死呵！为国死呵！男儿呵！男儿呵！男儿为国死呵！”那过路的人来听者中有数人道：“我们都是男儿，年纪且是大些，难道反不如小孩子么？我们也回去说给大家听听，也去起义兵来如何？”于是大家叫道：“我们！我们报国！报国！起义兵报国去也。”哄的一声，大家冲出门去了。于是街上三三五五，一群一阵的摩拳擦掌，口口声声只说洋人来了，预备打仗罢。也有跑到乡下转报的，也有取出枪炮刀矛来磨洗的。有二三处已有团练，因此也便重新整顿。后来与英兵累次

大战，互有杀伤。洋兵见彼等一片血诚，甘心殉死，甚是叹服。虽然这土炮不曾争得回来，却与他处亡的不同，倒留个赫赫盛名流传后世，此是后话。

且说那曾子兴同学生一百二十人，见听众感动，当众人出门去的财候，便喝彩拍掌，以示亲爱。子兴看那听众去尽，却复上坛对诸生道：“诸位好兄弟，既是同心为国效死，固是可嘉。但义勇队不是空言立得，如今立一册子，大家须亲笔签名方可。”一个学生便向帐房取了一本簿子来，大家便公举曾先生做总理兼教习。子兴即将自己姓名签了。诸生便欲向前题名，那子兴道：“这名是不可轻易签的。今日签了名，便是入了死籍，一旦有事，便出去打仗。倘若有人临阵脱逃，我们自家便派个人去杀死他。诸君，须自信临时不至怕死，又不至被家人绊住，方可入队。不然，恐有后悔。”那学生大叫道：“我们是不怕死的，我家是不能压制我的。”子兴道：“但是如此，你们这些年纪太小的，只可另编一预备队。待我们稍长的先去打仗。打胜不用言了；若败了，你们小的再来继我一死未迟。”那一班小些的同声叫道：“我们年纪虽小，舍死报国总是能的，为何不给我入队？我们年少，举动比你们更捷些，我们还要占头阵呢！”子兴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也有些太小的，他们连枪都举不起来，不如免了。”诸学生同声道：“是。”

于是依次签名，十三岁以上者，皆得人籍，计共八十四人。其余三十六个小孩，却另用一册。也都签了名。子兴道：“你们忒小了，如令我且让你签名，作为后备，那战时你们却不须出阵。”只见那一班小孩哭道：“我们在家里也是死，不如让我们各做爱国的人，死了也死得好看些。”全堂学生不禁同声伤感起来。那子兴却用手巾拭了眼泪道：“好兄弟，我们好男儿只是死了，何必过作唏嘘。如今当以商量大事为要。”诸人也止住了哭，静听子兴说道：“我们现在也无器械，也无军火，连那军饷粮食一应无有。就是有了人，也不过一百多人。刚才来听的那些人，他们虽已经激动，却是靠不住的。一时他气过了，却仍是坐着空望幸免的，这全仗着我们去组合他。不但这班人，即那秘密匪党，也都要运动他。如果我们人多了，那就可得势些。一面更要运动绅富，捐出钱来，预备粮食军火，这须是四出演说，激起人心，然后立起义勇队来。这边官府就是压制，我们人多了，却有何怕？且我们是保卫地方，设立团练，他们却有何说？即不然，我们演说时被他找去杀了，我们前仆后继的，仗着上贯天日的真诚，那怕则个？如今你们演说尚未熟，说去未能动人。那演说之道，须是善察听官的颜色。觉得这句话他们不以为然，我使用言解去；觉得这句话他们激动了些，我便火上加油，逼紧了来；觉得他们误会了，将要轻举妄动，我便解释一番；觉得他们实心实意的信从了，我便立时代他合起团体来，更复代他布划计策，要他办去。总之，这抑扬轻重，增减变化，是第一要紧

的。如今限一个礼拜肉，你们每日练习演说二点钟，练习熟了，然后分往各乡开演。更有要紧的一样，我试问你们，若是人集多了，也有军火粮饷了，那些骤合之众，非但不知阵法，并那放枪之法也都不知，却有何用？如今我们须要天天夜里演说，上午习操，到了人集多了，方能分头教演阵法。一切临战攻击，与那全军分合进退守险设伏种种步法、手法、口号，都要练得纯熟，方有用处。如今我便去运动绅富，仗我三寸不烂之舌，说他捐出资财来办团练。你们这里紧紧的商议，即着高等班学长姜一心订定课程。那兵操，仍是天天我来教练。只是学堂功课仍是不可尽废。我们中国存着一日，我们仍尽着一日义务，这考究普通学门也是要紧的。如今已将上半天全加入兵操功课，下半天仍是要照常上课的。我便知照临院和各教员，把课表改了。你们稍有空暇，还要写信寄与各处朋友，告以大祸将临，教他速速预备去。那地图，更要每人早早预备一张。研究研究。我们虽是拼却一死，也须有些把握，有些布置。我是早把此身舍给你们的，你们一日生着，我便尽心尽力，为你们打算一切。你们一日死，我便同死罢了。”只听诸生齐声叫道：“咱们同死罢！”正闹着，忽见两个公差来了。正是：

外患方殷，内难又起。

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恶官吏丧心禁演说 贤缙绅仗义助资财

却说曾子兴方与诸生发誓同死国难，忽然来两个公差，手提一张告示，向讲堂对面白墙上贴了。子兴等上前看时，只见写道：

“商州县正堂石示：照得本县前闻，邑中素有无知不法之徒，欺盛世刑政宽简，乃敢造作妖言，假托爱国保种，煽动闾阎，殊属胆玩已极。兹闻又有自立学堂内曾群誉等，集众演说，散布浮言，以致民心被惑，举国若狂，真是目无法纪。本应立拘到案，严刑重惩，以警将来。姑念曾群誉等，尚属可以化悔，不忍不教而诛，为此示禁。该学堂内外人等知悉，自示之后，尔等须知我国家怀柔远人，无所不至，尔等勿得肆行滋事，致碍邦交。又聚会集众，向干例禁，尔等如再不悛，无论听者、言者，旨行严拿重惩，决不宽贷。本县言出法随，其各凛遵，无违特示。光绪三十年，正月二十七日。发自立学堂实贴。”

却说众学生看了，目视子兴，便欲举手发作，却被子兴使个眼色，却都散往后面空园内体操场上去商议去了。那子兴便也往住房去。一时那公差却在学堂门回寻来寻去。这里学生急等子兴不来，方欲派人请去。忽见子兴悄悄的自房后门绕来操场，便对众学生道：“好兄弟；亏得你们未曾妄动了手。方才黄升进来报说：‘外头有一营官，闻是千总饶声，带领着部下正在弹压民人，不许口谈国事。且说要捕那倡乱的重办呢。’”那学生中忽然闪出姜一心、杨球

、张万年、犁水青、屠靖仇，向子兴说道：“这知县石守古良心早已变黑了，我们不如先杀了他，再来抵御外兵。”子兴道：“兄弟，不是如此。我们要杀他，须用些心机，断不是粗粗莽莽跑了出去，便可做到。即如方才若是你们此间商量杀他呢？如今此处尚是小事，我们全国的大局，已是一天紧似一天。我们打算布置，真是片刻不可迟延的。好兄弟，我如今作了空名的书一封，你们好照样传抄了数百封，眷了名，急急寄与所有远近的亲朋戚友。略有些爱国心的，或且他们一起预备起来，我们有了声援，便易得办事了。”诸位皆道甚好。

那姜一心却叹道：“那各班教习不知是何肺肠，中国到了这般田地，他们响也不响一声。”子兴道：“好兄弟，你不要骂人，只赶办事去是正经的。”犁水青道：“如今外有公差巡查，不便出去抄这样文字。依我的计，还是急急用真笔板印了，岂不省事？”众道：“有理！有理！先生太忙，却忘了。”于是子兴仍往房中用药水写了，更将纸条备好，放在桌上。又将真笔板印刷的器具安配好了，却出来将自己前门反锁了。悄悄的令水青、靖仇二人，自房后门进会印刷。一面子兴取出几百封信袋来，却是各等不同的，分与学生，令他各自归房写好了信面。没二点钟之久，那靖仇已经取了五百张印好的出来，说道：“尚有印好的百余张，现未干，水青等着收哩。”说完，便与子兴分头送与各学生眷名去了。一面子兴取出洋十圆，令姜一心去买邮政印花。不一时水青又取出一百余张出来。子兴道：“现今分给他们，尚是太少，你们再印五百张去。”不多时都已预备妥当。恰好此时姜一心已买邮政印花回来了。子兴便叫姜一心也各自去封信，寄与亲朋。一面将众人封的收集一起，即将印花贴上。备好之后，子兴便派年长的四十人，每人各带二十余封，分头往各街市邮政箱内投去。这里公差见自立学堂已经安静，便也回言去了。那营官见街上民人已皆警避，便收兵来到县衙，与知县石守古相见，彼此慰劳一番，各自散了。

却说自立学堂所发各函内，就中却有学生杨球所寄的一封，落在两个惊天动地的大英雄手内，一是男人，一是美女。后来虽是只能为中国保着一片剩水残山，却也名播五洲，只可惜中国处处不曾学他的法子。若是都学他们的办法，那中国又何至灭亡呢？看官，你道这二人是谁？原来一位姓华，名叫永年，表字传万，发州人氏，年仅二十一岁。一位便是他的同学女士，姓夏，名震欧，年仅二十二岁，世居兴华府。这震欧的父亲夏栋，与传万的父亲华复机却是刎颈之交。甲申年法国来扰中华，震欧的父亲便派人来接华复机全家，前往兴华府避难。岂知这复机是个爱国之士，哪里肯去逃避，只将妻子任氏托与夏栋家中。那任氏身中已是孕了永年，已经九个月了，只因路上劳乏，到了夏家

，便生下永年来。后来平靖了，夏栋仍留复机和妻子与他同住，及到两家儿女都六七岁，使请个先生教导读书。那华永年却是极钝，先生教他，多是不能理会，幸专夏震欧与他讲解，才明白了。因此他二人如胶似膝的，彼此亲爱。

后来甲午之难，华复机因台湾被日人割去，特往助那台人共图独立，后被日人杀死。次年他的妻兄任不显便将永年荐往尚水武备学堂，充作学生。到了十七岁毕业时，却考了个第一回来。徒因父亲系被日人杀死，因此深恨日人，痛入骨髓。以后曾在尚水允当营官三年，却因母死回来。是年他父亲的朋友甄得福，把他荐于发州公立中学堂内，充当体操、算学教习。他与临院王本心意见不合，却因全堂学生与他情谊甚挚，因此不忍舍去。

一日忽得尚水友人仇弗陶、闵仁的来书，说瓜分之局已定，需速预备一切。接着又得唐人辉在日本寄来手书，亦言如此，且言不日当与同志回国流血云云。正在忙急之际，瞥见师兄杨球来信放在案上，急取来看时，却见其中所言较为急切，不由得急得心头乱跳。待要去请罢课，合集全堂商议，却想王本心是个一味顽固的，不免不对，不如且待教过体操后，和全堂学生细说此事，再作道理。想着取表一看，却才二点五十分，尚须二十五分钟方是体操时刻，不免心中急得坐立不安。忽然想起夏震欧，她在兴华府曾和同志立一自治实行会，闻说规模粗具，已有议事所、公学堂、藏书处、博物院、乡团军械所、农工研究所，虽是内中一切尚未充实安置，却已派人往东西洋购办一切机械图籍，以及各般仪器了。那中小学堂已有八十余处，却是办得成效彰彰，那学生个个富有爱国之心。那全郡之民，都因时聆那夏震欧和志士黄克传、黄盛、赖一己等的演说，已是个个知道国家与个人的关系，方令真是民气日昌。前月震欧写书请我去作乡团总带，只因有些学坐与我竟似相依为命的，一日也离不开，他们闻东三省的消息不好，却是狠命的依着我，要与我一处殉国，岂忍他去呢？所以我作书辞了震欧。如令看来，震欧那里是有些希望的，我何不将这些告警的信寄给她，也好她早点预备。想着，便急急草了一书，并将仇弗陶、闵仁、杨球的来信一并封了。

忽听课堂前铿锵的敲钟，诸生已下了课，永年急急封了书，写好了信面，贴上印花，付馆丁寄去。又听那里又敲体操的号钟了。永年忙去了长衣服，临场点了名，匆匆操了，便带学生来到讲坛，说道：

“我所最亲爱的同胞兄弟呵！成日家我们关心着东三省之事，恐怕因此瓜分。如今接到警信，却真是实行了。我的好同胞弟兄呵！如今我们所最宝贵最爱惜的国象，将被人来封死了。如今不山三月，我国的命便休了。”

说着，因将粉笔向墨板上画个中国地形，又指道：

“将来这北方一带，便换了俄国的颜色了；这扬子江流域，便变了英国的

颜色了；这山东便变德国的；两广、云南便变法国的；福建、浙江便变日本的颜色了。此后，地图上再不能看见我中国的影子了。可怜我们四千年的国家，一旦灭了，连图上也不能占一点颜色。而且我们寸肤滴血，皆是他养成的，我祖宗父母身上一根毛、一滴血，也是他养活的。所以才能够有我。如今他灭了，世界上便没有他了。我的兄弟，你道伤心不伤心呢？”

说到此句，不由得掉下泪来。那学生早已哭得不能仰视，有的已放声哭了。

登时已敲下课的钟，接连又复敲钟放学。那临院王本心便也来劝慰，且叫诸生归去。那华永年道：“王君，如今我中国将被人割死了，且许我们哭送他一番。我们师生也将作无国之鬼了，也许我们哭别一场。”说着，更加伤痛。那学生长的、幼的，已齐声嚎啕的放声大哭起来。王本心本是无泪，此时不好意思，也将手袖掩面，作痛哭之状。那教习王鹏、林支危、洪才和那听差在隔院听了，也都伤心起来。正在彼此伤心，忽由槛窗外风送入来一件吵嚷之声。那王本心早已跑了。这永年仍与诸生演说道：“好兄弟，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如今我们且商量如何报国去吧！”那学生都收了泪道：“我们和这国家同死罢了。”永年道：“死了有何希奇！你不死，洋兵乱兵也要你死。须是死了，能替这国家留些名誉，也可当是我们的报国了。想起前时丝毫未去预备挽救，到如今这国家已是十成死了，方才着急。就是将我们拿来千割万剐的问罪，尚是死有余辜。但是这国一日未亡，我们须是竭我心血、尽我心力的图谋挽救。就是到那无可奈何的时候，死了也算略曾代这所爱的国用了心力一场。若是胡乱死了，这中国生我，岂不是和生鸡狗虫蚊一般么？”

那学生中忽立出章千载、雷轰、陈大时、章世鉴、马起、秦大勇、杜鸿猷、尤宽、万国闻、武士道，说道：“我们先前本曾组成童子军，预备拒俄，后因东京义勇队解散，政府极力扑灭，是以渐懈。如今重整起来，到了洋兵来时，我们却竖着童子军旗，出去效死。或且那同胞被我感动得都来快助，也未可知。”华永年道：“此番须比前番不同。前番说是拒俄，哪里会有事？不过给大家鼓舞精神。如今是祸临眉睫了，你们有些年纪不合从军的，或的父母牵制不得出来的，不妨说明。免得临事时，我们却等待空了。”于是大家以举手为号，除有牵制及年纪太小的外，共得四十三人，那不在此内的，便令退去。这里华永年又说了多少话，方才散了。自己却和王鹏、林支危、洪才去集同志黄克臧、江千顷、贾新、寇耿明到奋兴社议事。

且说王本心忽听自己家内吵嚷，跑回看时。却是他女儿王爱中，提着剪刀刺喉自尽，不意刺得不准，却是不死，项中只管流血不止，慌得一家人都来急救。王本心到家，只听女儿气微声嘶的道：“还我剪刀来，快快毕命，免得洋

人来辱我，我是不愿作亡国的人的。”王本心急道：“都是那作孽的华传万，说什么国家危亡誓同死的话，蛊惑着她。偏生她与那华生竟是一样呆。我们自身保自身，管他国家则甚！中国的人多着呢，难道只是我们的事？”那女儿听了这话，愈是死去活来，坚要自尽，家中人弄得手慌脚乱。忽听门扇砰然一声，一个人闯进未，却是华永年。手提刀创药，用力的代她一按，那血已经止了。便道：“好妹妹，别急，我们中国的这一省可挽回了。方才我和王鹏、林去危、洪才三君去找奋兴社诸同志，谁知那出洋回来的贾新却急忙忙赶去他岳父家中去拜寿吃喜酒。那寇耿明也出过洋的，尚在家中和婆子看牌。独有江千顷来了，说知她黄克臧已回兴华去。又来一个周之锐和他同窗程万里，却是热心的。咱们商量急急要备军械火药，一面禀官准立团练。那故内阁大学士刘千秋就是那周之锐的业师，他却肯一力担任，向大吏领这办团的文书，如此不是尚有希望么？我回学堂拿物。闻说妹妹听见国家将亡，因此自尽。我心中委实起敬，故来救你。好妹妹，别急，方今我听人说，是有一班东洋留学生已经回来，打算救国，已在途中。又闻商州曾群誉已起事，那知县石守古已被囚了，说是要把中华独立起来。”

正说着，忽见听差送来一信，却是闵仁来信。急拆开看时，中云：

“此间外兵已临，而内中更有巨寇海邦城、郑国存二股，乘机起事，肆意劫掠。大势岌岌，且将奈何！君处布置如何？此间若再难鼓舞，弟当奔君，一听调遣。二月十日，弟仁匆此。”

华永年看了，匆匆便去作复。一面走，一面说道：“妹妹自保，我还来看你呢。”说着，早已去了。

不说华永年作书回答闵仁。且说那一班学生回到家中，也有和他家人说什么童子军的事情，都是气概激昂的说道：“我们个个忠义之心，预备与洋兵拼一拼呢。”那杜鸿猷、陈大时、尤宽等一班人，家里尽皆怕起来道：“这还了得！瓜分不瓜分，关我们甚事，小孩子哪里能打仗？”有的说：“这华永年屡次往四方散布什么革命独立、什么平等、自由的话。甚且又说什么杀尽满人，恢复中国等等的話，几被官府拿了去几回。有一次幸亏他的世交甄得福贿赂了县官，代他排解。他的舅任不显说他，也咬牙切齿的恨道：‘这孩子若不治死，将来必做出灭门祸了。’如此看来，说是抗外，恐怕便乘机作乱也未可知。我们还是将小孩子退学了，闭在家里，免被这妖人拖累，是正经的。”

且说这王本心，心中大是不以华永年之事为然，因此每上讲堂，便力责学生，不许再说什么童子军，并不许再行集议国事，说道：“就是外人杀了来，他是仁义之兵，定必秋毫无犯，到来便安民了。方且如今天下方是太平，你看官府尚且如许安静，犯不着我们代他谋去。”那学生中真有爱国心的，如万

国闻、章千义、雷轰、马起、秦大勇、武士道，却是不信他言。惟有那一班胆小的，却被王本心这一番说话都冷了心。那雷轰、马起一千人，见他前日何等踊跃，如今却畏怯起来，不免用些言语奚落他，恰值杜鸿猷、尤宽着人来告了退学，那章世鉴、陈大时和着十来个人，因对雷轰等面子上着实惭愧，也便退了学。那华永年见是如此，也着急道：“我们本是一片爱祖国为同胞的心，如今却弄出他们连求学都不敢来了，这不是我罪上加罪么？”雷轰、武士道说道：“由他们去罢，这没有爱国心的，就是在欧洲大学堂毕业回来，也是不中用。依我说，这学堂还是不要那没了心的唠什子好些。看他们后来能免得死否？”

正说间，人报程万里、周之悦来了。华永年急忙迎入，便问：“诸君运动团练却是如何？我正要去找二君呢！”那周之锐气乎乎的道：“你那令舅父任不显，真是狗彘不如。我们议立乡团，那大学士刘千秋已请准了官，只因预备军械、粮食、火药，算来起初须要先集二十万银。那刘千秋已经捐了现银十万，一时无处别筹，便请令舅任不显商议。想他家资值得五六十万，难道不能拿出五分之一来救国难？自己家门也得借比保全，免得被土匪抢掠一空。不意他虽听过众人百方开导，终是一钱不舍。我们想还是你会说话些，且是他的至亲，故来请你前去一说。”

华永年听了，使忙忙的和周、程二人走了。那永年先行，却欲奔奋兴社那条路去。程万里道：“不是这里，那刘公已指出别院一所作为办公之地，如今他们正在那里呢！”华永年忙回步跟着走了。不一时到了门口，只见门前悬着红牌，上写：“办团公所”。连忙进去时，只听那刘千秋赌气道：“罢了，任先生你不要忧愁。好歹老夫回去，将妻女衣服、首饰，并那村庄田园房屋店业，以及所有器物取来从廉拍卖了，也还可凑足一二十万。任先竺，你只管放心，他们说要任先生一千两五百两，先生既尚是这么为难，我是不要的。”说时，华永年等三人已到面前，任不显便道：“我家里是瞒不过他的。”说着，将手指着永年。那永年听了千秋的话，已经气了，便道：“舅父，你留着给土匪来劫、洋人来索罢了。”说着已面红筋涨起来，道：“好歹我们是这国的人，是这国养大的，且自来操心罢了。舅父，你去罢。”那任不显站起来，也唧唧咕咕的走了。于是刘千秋与众人重新计议拍卖家产等事。谈论间，忽报有乡下人十来个来此，说快叫华永年先生出来，我有话说。众人都甚错愕。正是：

义侠财奴悬天壤，惊心动魄为灾氛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裂中华天愁地惨 遭劫运山赭川红

却说华永年正在和刘千秋等议事，忽听有乡下人找他。迎出看时，却是甄

得福乡里的人，代甄得福来请华永年的。却说这甄得福住在璇潭乡，家中颇有资财，只因这甄老平日疏财仗义，因此人人都敬爱他。他的年纪虽大，志气却豪，每谈起国事，便是感慨唏嘘。先前与华永年之父复机做过朋友。固见永年自少以来，便是出语惊人，志气远大，便极爱他。后来见他热心爱国，奔走四方，演说时事，以冀唤醒同胞，因此益加敬慕。这日看报纸上载着：“现有九国洋人，约定来分中华，已经派兵来了。那九国的分法便是：满洲、蒙古归俄罗斯；山东、北京归德意志；河南归比利时；四川、陕西、两湖、三江归英吉利；浙江归意大利；福建归日本；广西、云南、贵州归法兰西；广东东半归葡萄牙，西半归法兰西；那山西便归满洲人；其余西藏属英，高丽属日，俱已一一分定。诸国全权钦使，已在北京签了押，办了照会，送与中国政府。已不须待他回复，只各派自己的兵来占领土地了。”又注云：“此系确信。”因此不禁大惊，忙急集乡人，告以是事，且云：“洋兵不日到了，却如何好呢？”众皆问什。甄得福道：“如今我已老耄无能，诸君要得保全地方的计策，须速请城中华永年先生去。”因此众人皆欲上城去找。那甄老道：“如今华先生定是四方奔走的谋救国难，找着却恐不能来。须如是说：我们乡中立乡起团，请他前来相议妥当，即令回去。”说了，又开了好些地方，分派了年轻善跑的十几人去找了。

是时众人打听华永年在此，急急赶来。见着华永年出来，问道是了，便慌慌忙忙的道：“华先生，我们是甄老先生叫来请你去的，只因我们乡里立起团练来。只要得先生前去商议，一商议便可回来。”那华永年道：“这却使得，我告诉他们一声，便去。”说着，进去和刘千秋、王鹏、洪才、江千顷、周之锐、程万里等说明原故；出来，又与即一干人说道：“你们再等一等，我就来。”却自跑到中学堂，叫林支危去找雷轰等一班有志的学生，同去团练公所帮理一切。这林支危便如言办去。于是华永年便同乡人前去璇潭。

行不到二里，忽见马起如飞似的追来。华永年忙问何事，马起即将电报一封呈上，又自袖中取出电报字书一本。永年看去，都是兴华府来的，便坐在石头上一字一字翻去。除居址姓名外，却是“瓜分定，外兵来，速预备。如急遽，可来兴。震欧电”十八字。永年便写了：“兴华自治会夏震欧。电悉，已办团。年复。”命马起复去。自己却望着璇潭乡来。不觉间已到了，那乡人多在乡外探望，看见永年来了，都欢跃道：“来了！来了！”说着，便回身去报甄老。那永年和一干人，也尾着到了甄老等着的地方。

此时已是二鼓。永年看那地方乃是一个神庙，却满堂上下点着香烛，倒也光亮。甄老道：“华世兄，你来了，千好万好，我们眼都望穿了。”说着，便拉永年上那庙中的戏台上。那上面已经备好，以待永年演说的。不一时，乡人

老老少少，站满庙中，静听演说。那永年便将外人到来，必定如何残暴淫掠，后来必更如何苛刻压制，世界上无国的民，如何可惨，说了一番。又将吾人身上根毛，身中一滴血，无非这国养活的说了。并将在中学内所说的一一说了。那乡人听到惨切之处，都不禁坠泪。又听永年说，那报国而死如何荣光，心中如何壮快的话。那乡人都个个高叫道：“我愿战死！你道我们不是报国的好汉么？”永年道：“且听我说来。如今我们须是急急布置，即使洋人打退了乡兵，入到吾乡，也不敢无礼无法的乱抢、乱杀、乱淫、乱掳。”众问此有何法呢？华永年道：“这洋人原道我们中国人是极愚的，不知民人是应有权办事，不知地方原是百姓产业，应由百姓自治，却甘受官吏的压制，地方所有有益之事都不能兴办。这便是不应在地球上享福之人，所以任意的残杀。若是我们乡内有议事厅，就中有卫生部、警察部、教育都。那卫生部就是掌修治道涂沟洫，不使地方有一些的秽浊。虽是用粪料倒秽桶，也都有一定的时刻，时过便无臭味。所有污秽之物，也有一定的地方藏贮，以免人家臭了生病。警察部就是派人轮流巡警地方，有争闹偷窃的，或在路上便溺的，便拉他入警察署，经警察董事判断，或收禁房关闭，或罚他钱赎罪。教育部所办的就是男女学生的学堂。那体操场、藏书楼、博览所，皆属此部管理。所有办事的人，由乡中公举有才德者充之，不贤者可以公革。至于经费，则由各家的产业及进款内定例抽捐。乡中无一人不可抽捐，亦无一人不可议事，亦无一个子女不进学堂读书。年已成丁者，人人皆当充为乡兵。农事之暇，即行操演阵法。至于乡内出有土产，以及一切工艺，须特疫研究所，以求生利日益兴旺。乡人定每月或每两月聚会一次，每年大会一次，公议一切有益大众之事。每议事，皆以举手为决，假如此人所议，举手的人多，那人所议举手的人少，那便从多数的办去，这便是地方自治的规模。从前我在好几处地方说过此法，他们总是不信。如今你若要免得外人残虐，快依我之言办去。第一须将这庙改做议事所，那土塑木塑的神佛，是不能保护我们的，须是急急毁了。”

众人道：“神明如何可慢！”永年道：“哪里有神明呢？我今毁他给你们看，他如有灵，可便罚我。”说着，一跃下去，一手拔出利剑，已将那当中的神剁成碎泥了。又复把木的、泥的、坐的、立的，无不手推足踏剑劈的除了。众人皆呆着看。只见华永年手里剑光闪闪，英气腾腾。除毕，一跃仍登原位，说道：“兄弟只为着一乡同胞起见，故敢如此。如今速将庙门上的牌脱下，改刻着地方自治议事厅挂上去。虽是此时办那学堂一切都来不及，但如今临难，却是练乡兵设警察为要。一面更着数人专管清道，将地方理得清清洁洁，不给外人看是野蛮的地方。一面便将别个神堂改了乡学，多中子弟皆令入学读书。这乡兵须是举个总带，便请一个教习，日日操练。这军械，我能向刘学

士所办的总团练局内，代你们去领二百杆洋枪。我更代你们请二个教习，不要束脩，只要供给伙食及些零用钱便了。一个教学堂学生，并日日与众人演说，一个教你们兵操。洋兵若是迟些来到，你们更照我先头所说的，一一办去，那时洋兵进也不敢进来呢。”说着，大家说道：“华先生诚天人也，我们的命定是你救得了。”那甄老者道：“如今举办一切，皆要款项，我愿把我的十顷田尽数献出，作为公业。如有不足，再由大家抽去。老夫和家人再劳苦些，也可过得日子。若是这地方不保，大众受了祸，不是老夫一家也在其内么？”华永年不禁拱手致敬，众人也都齐声称赞。永年便命除了的神像，抬投江内，即将庙宇收拾干净了。更叫他公举议长、评议员、乡兵总带及那各部的董事，以至书记、会计，更为代拟了办事章程。重点了人口册籍，定了每年用款的预算表。众人举甄老为议长，总理全乡之事。后来永年代请了洪才来做全乡学堂总教习，日日教授体操并演说人人必当爱国之义。又派了学生武士道来教兵法。又送来洋枪二百管，子弹全备，不必细说。

且说是时部署已定，已是次日十点钟了。永年吃了点心，便辞了众人，复回城中，和刘千秋等办事去。这里众人已公举刘千秋为总带。只是刘公自言年老才疏，于是改举华永年为统带。刘千秋为全团监督。周之锐领左营，程万里领右营，江千顷、林支危、王鹏为参谋，万国闻、章千载、雷轰、马起、秦大勇等皆在团中听候调遣。不数十日，这里抽选丁壮，备办军火，重测地图，积贮粮饷，都已分头办妥。

且说尚水武备学堂仇弗陶、闵仁接着永年复信，又忽得东京留学生的警电，早已和同志岳严、郑成烈、郑成勋、史有名、胡国襄、申为己等，奔走呼号，冀得大众醒悟。一日，分往各处演说回来，仍聚一起。那闵仁见着大众，不由得眼泪汪汪和众人道：“列位，我国当即时亡了。你看那市镇村落上，来来往往的仍是欢笑呼号，死到临头却不觉悟。我前晚自文礁乡演说回来，路上却听见吹笙弄琴之声。是时随着凉月行来，四顾茫茫，寂无人声。我想若是国民稍有人心，想起那国家将亡，定不如此安静。想到此，则觉得上天下地，一草一木，皆带愁色。今日我又到好几处演说，也有辩驳不信的，也有唾骂的。也有听到惨切之处，他反说我是发痴，倒冷笑我的。也有听反激鼓励之言，倒容纳不下，便不听而去的。我想诸位也与我所见的大约相同。”众人道：“我等所遇，都是如此。”史有名道：“我到了一乡，他听我说救国练兵的话，倒说我是鼓众为逆，要缚我送官去。后来亏着一个老人劝着他们放了我。”仇弗陶道：“前月发州华永年来信，详述演说的情形，却与我们这里一般。但闻他那朋友周之锐，却说动了一个业师，故大学士杨公出来办团。如今我们这边却是如此。我记得从前欧洲波兰国被俄、普、奥瓜分了，今那志士却能和义民竭力

死战。印度人说是劣种，他那灭国时候，却有一二地方要图自立的，不像我们寂然无声的亡了国。列位，就是一个钱丢了地去，也有一声响。如今祖宗四千年传下二万万里的大国亡了，连一声响也没有。人家宰猪杀羊，到那预备要杀时，那猪羊却有些知觉，跳跃狂叫的伤感；如今我们四万万同胞，将被人灭，却丝毫也不动心，你道可惨不可惨？”闵仁道：“那发州华永年来信，尚说有一班他的小学生，死依不舍的，要和着他同时殉国。难道我们这边人，连他们小学生都此不上吗？”仇弗陶道：“我又闻商州有个曾祥誉，已囚着县令，要提民兵自拒洋兵呢。”岳严、史有名等同声道：“我们这一班人，等那洋兵到来时，也各持了学堂里的洋枪，出去和他一战，能够杀着他几个人，死了也甘心些。”胡国襄道：“尚要极力鼓动全堂，人多了，或者可以取胜，未可定的。”岳严道：“不中用了，他们口口声声说国家是皇帝的，地方上的事有官呢。甚且说一时乱了，富的变穷，穷的变富。或且我反发一番财，得一个好妻子呢。他们这等人，就是刀子过颈，也是无热血出来的。我已用心力的劝他，只是不懂，只得由他作个如鸡似狗的一般死了而已。”郑成勋道：“如今我们尚有些希望，待我且去尽力营谋一番。若再不成，那我们便真个无望了。”众人忙问何策，郑成勋便低声说：“要去说那匪首郑国存、海邦城，以功名义气动他，或且他动了心，我们便可得些借手了。”说着，众人便急催他去了。

这里仇弗陶等仍商议道：“就是一班人赴死，也须略有机谋。”因就身中取出地图，细细的看。便对众人说了如何侦敌，如何扼险，并那一切的预备。相议定了，便公举了申为己为深敌去了。嘱他远远的打听，有了信，便来告知。又公举仇弗陶为队长。说着，已是四点十分钟，于是仇弗陶发令众人暂去安歇。

大家归了房，刚才脱了衣服，忽听远远的炮声隆隆，渐来渐近了。听去真是凶猛异常，却不是中国军器的声音。闵仁、仇弗陶、岳严、郑成烈、史有名都爬起来。聚集众人，却不见了胡国襄。岳严便急呼道：“外国兵来了，我们快出去一死，以报国罢。”此时却来了商有心、钟警、史有传、史有光、方是仁、侯可观等一千人。闵仁急问起胡国襄来，有人报告说，早已出去了。那申为己也无影无踪的不来报信，众人不免发恨。仇弗陶便催众人紧紧的袋束了，各往军械房取了枪，装了弹药。弗陶发令，多取些洋枪火药，预备有人来投，可以给用。便派郑成烈、岳严、史有光、史有名抬枪，商有心、方是仁抬弹子一箱，其余的人绰枪拥护，急急的投奔刚才指定扼守的要隘埋伏去了。耳中只听得男号女哭之声，四下里纷纷的喊叫。这仇弗陶、闵仁等却按着阵法，急往那要隘叫做薄云山的去了。路上忽见那富财主金虞，带着一家人，穿着破袄

，腋下手中却夹着、提着那破囊败袋，知他是和一家人携着金银走的。又遇许多妇女，包着脚，一步三跌，拉男拖女，哭哭啼啼的乱嚷瞎跑。也有无业之民喊着乱抢的；也有女人被人掳了驮在肩上跑去的；也有那妇女小孩被人拥挤跌倒践死的；也有那老人跌在沟里乱呼救命的；也有那游民抢着金银、妇女，却被那别个土匪杀了转抢去的。这闵仁等一班人，抬辎重的，夹在当中，四个擎枪向外，拥住四面，却无人敢近。不一时到了薄云山的洞门内，急急先将军火安置密处，却来掘沟筑墙设阱，紧紧布置。

那闵仁和史有名、仇弗陶是最有机警的，先前预料此处可以埋伏，便早已暗暗运了好些土锹、绳索、竹木等及各种机械等物，都暗埋在地下。又早已埋着旌旗三面，子弹五千，洋枪二百枝，千里镜一具，及那粮饷。后又备了洋油五箱，火药二千包，此时却不慌不忙的筑墙开沟了。

正忙着，忽见四下里火光冲天，那男女老幼呼号哭喊之声益加惨切。夹着刀声、炮声与那钟鼓之声，真是惨不忍闻。闵仁等念着同胞，心里着实难过。只见山前有无数土匪，呐喊纷纷，一阵一阵的过去。那钟警便提着望远镜。从山上一个岩石后看去，却是郑国存的党羽，记号显然。少顷，又见金虞被那两个土匪揪住辫子，两刀加在颈上，拖去后面。有人提着刀乱叩，那破囊败布里的金银，都是土匪提着，看那景况，似是迫他指出埋藏金银的地方。忽然又见二十多里之外，洋兵的大队来了，便急急跑往告知众人。

此时仇弗陶调遣的挖的一切工程，却已略略布置了。那工程却是在山后一个小洞子之后半里许，路上筑起两面土墙。长约三里许，两隔二十步。墙内地下挖了坑，堆积芦苇、松楸、树叶等，厚约十来寸，与地相平。遂命郑成烈、史有光取了枪弹，藏那小洞之内。又命方是仁、侯可观取那洋油五箱，火药一千包，暗布在洞后堆积的柴草之中。又命岳严取了一面旗，向山后西方五里许竖着，便急急回来。诸人领令去了。又令钟警再到山上望去。那闵仁又请仇弗陶取了绳，由钟警那处系到山洞，这里却系着一枝旗。便约定了暗号，若是洋兵来，便招扬三下，土匪二下，乡兵一下；官兵整者一下，乱者二下。不一时，都一切办好了。

却说那钟警在山上用望远镜望着，忽见洋兵却向南转去。那边山上旌旗里，列有官军一队，见有洋兵，便紧紧的放炮。那洋兵并不旋放，忽然把队散开成个一字横行，向前紧走了几步。前面一个旗一靡，砰的把大小枪炮放了，那山上的官兵却倒了无数。只见旗靡帜拨，官军望四下里溃了。那洋兵却一拥上山，枪的枪，刀的刀，把官兵压住乱杀，鏖战之声，震天动地。顿时只见山上许多鲜血，宛如红瀑布似的喷着流下，好不伤心惨目。少顷，只见洋兵过了一村，那村内忽然闪出一枝旗，上写着：“大英国顺民。”一班民人，捧着牛酒

布帛，也有手拈香火的，一个个跪在乡口河岸之上。只见一个洋兵狠命的将顺民的旗折为两段，却把那手执顺民旗的那民人揪住，便掣佩刀来，忿恨恨的乱刺，又把他摔在地下，乱践乱踢的拿他出气，只见那人登时已一半成了肉泥。又见那乡前跪着的民人，个个都被洋人揪往，乱斩乱扣，不及数分钟，都成了肉酱。那洋兵又纷纷杀入乡内，把那四角竖着的顺民旗摧倒。所有杀的乡民，一个个都丢在河水里，登时那水已成了胭脂水似的红了。

看官，你道外人何以反恨那服他的，一一杀了不饶？只因有个原故。这外国人的心肠是正直的，你若是和他低抗的，他倒看重着你。就是接战，却是按着战法彼此交锋。打伤的人，他有红十字会，还来救去医治。若是遇这五洲无有、万国羞闻的顾民，他便不由得怒气上冲，必要把他践作人泥。所以这一村便遭了这惨祸，流的血竟把河染红了。闲话休提。

且说钟警心中先前因见那金虞被那土匪夺了银钱，沿路毒打，并那此间居乡的情形，却也替他可怜。回思一想，这金虞既是富翁，平日却爱财如命，不肯舍出钱财兴办一切有益地方、有利国家之事；到了临难，又不肯和发州刘千秋一样，捐出银钱来办乡团，谋保境土；如今被土匪劫了，不特钱财一空，性命难保，还要被人唾骂，这也是他的自取了。那作顺民的，不肯争个志气，同心协力和外人抗拒抗拒，想着服洋人去，却反弄得洋人恼了，一概剁死，更是死有余羞，一钱不值了。因此倒不代他伤心。正想着，只见忽有一队海邦城的匪党过去，又忽有郑国存的匪党过去。所过之处，放火杀人，那逃难的有如散沙一般。路上非遇匪党，即遇官兵，非遇官兵，即遇洋兵，非一不伤，无一不死。时有土匪与官军遇，官军与洋兵遇，洋兵又与土匪遇，这匪又与那匪遇，杀得骸骨遍野，愁云蔽天，那断臂伤足、劈头穿胸的乡民，满处堆积，不堪入目。

正望着，忽然看到一处，吃了一惊，急急的将绳索拴了。把山洞所立的旗，扬动了三下。少停，又动了三下。一连三次。底下仇弗陶、闵仁、史有光、史有名、史有传、方是仁、侯可观、商有心、岳严、郑成烈，见旗动三下，便知洋兵已来。又见连动，知是来势凶猛，都觉得着忙。只见钟警不待行走，已将身子卧倒，滚下来了。正是：

同胞不悟空生恨，前敌纷来已得知。

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志士联盟归故国 官兵助外捕义民

却说钟警滚下山来，道：“不好了！我们同胞中却出了败类，通了外族来残同种了。我方才用望远镜看见一队洋兵，前头有两个人引路，四处抢掠。先前我看着尚不真，如今转向我们这里，我便得正面看去，不是别人，却就是与

我们誓同殉国的申为己、胡国襄。如今已指着我们这山来了。恐怕他二人告知洋人我们的实情，那就不好了。”闵仁道：“怪道申为己去探听不曾回报，胡国襄临时脱去。”郑成烈道：“国襄尚劝我们鼓动全堂出战。自己不来也罢了，难过便人面兽心的真个出降？他们这两人，近日来正同着议事，并往四处演说呢。”弗陶道：“且勿闲活，速速的分据各要隘去。”于是分了闵仁、岳严、商有心、史有光伏于隘口之左；方是仁、侯可观、史有传、钟警并自己，伏于隘口之右。却指那山后一个小洞道：“若是洋兵拥了进来，我们只得避入此洞，我已备着炮弹了。若再不能支，我们逃出洞后，望那墙内跑去。”又命郑成烈、史有名二人道：“你们身上先带着引火药，看看我们要逃去洞后时，你们却伏于两边墙后，待那洋兵追我们到那松楸芦苇之上，约已满了，更要有过去的，你们便自两面放起火来，却急急逃了。”又命众人道：“我们走时，要向那正北方无旗的地方逃去。到那放火的时候，便急急回身，施放枪炮。此番我们是必能杀些洋人，报那灭国的恨了。”调拨已定，史有名同着郑成烈装了火药，仍伏在大洞之内助战，心中却记好了计策。那仇弗陶等九人，也都埋伏好了。

不一时，洋兵已到山门外，只见胡、申二人，当先指着洞内道：“内中不及十人呢。”那洋人听着，便一拥杀将入来。仇、闵等看近了，也狠命的放枪。众人虽恨胡、申二人，却想杀敌是更要紧的，因此炮子只瞄着外人打。只见各打了十数响，洋兵已经倒了百余人。原来他们十一个各卧在小坡之内，只偷露出眼来，把枪对准着洋人放去。那洋人不见有人，打的却是一枪不中。内中有一洋人见洋人死多了，那胡、申却不曾伤着，因此心疑他二人诱敌而来，便举枪向胡国襄要放，却有一兵官止住。这里众人尽力施放，不及二十分钟，那洋兵又死了八九十人。那洋人恼了，奋死向前的冲上坡去。那方是仁却已受了重伤，卧在坡上。众人见势不支，仇弗陶已举起号旗来，便都从坡后溜入小洞。各各换了枪，添了子弹，更复极力施枪。那申为己目中却误中了一弹，便急急的向后逃去了。这里洋兵愈聚愈众，那炮子渐有大的，不纯是洋枪。虽洋兵死的很多，那大的炮子，已将山洞的石岩打了一快。仇弗陶传令逃走，众人便散开，都望着短墙夹道内跑去。那郑成烈、史有名二人跑过了墙，却悄悄转到墙后埋伏了。一时仇、闵等都逃过土墙，仍极力的往前跑去。那洋人见有土墙，便不肯追人，又见正西竖着旌旗，着实疑惑，那胡国襄忙道：“有旗处或者是官兵，彼若打来，我们可以据墙拒战。但逃的这一班，实无几人，好急追去。除了这些人，这全省更无人抵拒的了。”洋兵便一冲而过。

却说那仇弗陶等忽见洋兵不追，甚是着急，便仍立住放枪以诱之，及见洋人追入，甚是欢喜，便都倒了下去。那洋人以为他们走到道穷了，益发驱兵前

进。这里史有名、郑成勋望着洋人赶过墙的多了，这在墙内的却是满了，便发了一号，将引火的药一把一把丢将进来。时那芦苇之下，乃是松楸，松楸之上，却泼着洋油，底下又铺着许多硫磺、火药及等等引火之物，霎时土墙内烟焰冲天的着了。那仇弗陶等已装好了枪，见着火起，便急急起身反击过来。那墙内的洋人遇着火，喊叫连天，那追过墙的也吓了一跳，早已手脚忙乱。这边人等尽力施放洋枪，又将洋人打死了好些。那在火场中的，登时尽皆烧死。虽有一二人在前后边的逃得出去，却已满身是火，头焦额烂的，即时倒了。那不在墙内的，也有因被火药爆出焚着死者，那胡国襄也已烧死了。其余洋兵尽皆纷纷退去。

仇弗陶等大获胜仗，急急收众点名时，却不见了方是仁和史有名。急急寻去，只见史有名已经焚了半身焦烂，众人急来问时，那有名急问道：“洋人烧了多少？”众人道：“已大胜了。”便问他如何受伤。史有名道：“我放火时不提防自己身上火药着了，幸亏只剩下一二包，我急急将身向松土里滚去，好久方才火熄。已是烧断两腿，遍身焦的已不少了。诸君，我是不中用了。诸君须是用心勉力，为我中国留个纪念。我们今日不死，到了没有国的时候，到东被人逐，走西被人杀，世界上哪一处肯容你立足去。前年犹太人被俄人无故残杀了二三千人，也是为着无国之故。譬如人没了家，做个栖身无所之人，尚可励志自立起来；若是没了国，任你有天大的才艺，他人也虐待迫逐，使你无处容身的，那时，也是死，倒不如今日战死了，尚留此英气存在世间。我是气将绝了，只为要问声我们烧杀了他们多少，并告诉你们句话，所以阴魂不散，留着等你。好兄弟们！我们终究做个报国的好男儿。”说着，声已微了。忽又瞋目道：“我史有名不能看这中国复兴了，我的魂尚来跟着你们，杀那侵我中国及误我中国的贼人去。”说着，已是气绝，那两目尚是直视的。众人正伤感间，忽见史有传、郑成烈抬了方是仁的尸来了。仍是挺着胸，虽是遍身鲜血糊了，那面目却是如生。众人哭了一会。仇弗陶传令急急将他两人掩了尸，再去预备敌兵。众人便依言办去。看官，这史有名、方是仁两个人，虽是死了，我想他死的时候，是满腔热血，忠义之气直逼云霄，死时当不觉痛苦。若是做了汉奸及投降的顺民，或逃走在路被杀的，死的时候哪能如此爽快呢。闲话休提。

却说给仇弗陶、闵仁、郑成烈、史有传、史有光、岳严、钟警、商有心、侯可观等，正在掩埋两个义士，方掘土坑，忽听轰的一声，已是满天开花炮子，飞得如流星一般。仇弗陶忙传令向那山的东边小路逃去。那郑成烈、侯可观却反身向敌，伏那土墙后，站立不动，紧紧瞄枪放弹，倒也打倒洋兵数十个人。仇弗陶自己率领众人从小路走去了，那史有传自己想着枪法比众强，因此特自断后。不提防，却被单眼的申为己一刀杀死，提了头去了。那郑、侯两人也

都中炮死了。这弗陶等又从别条小路逃去，及与洋兵远了，众人方才商议：如今此处是不中用了，不如我们投奔曾群誉那边去助他。这十八省都是中国的土地，我帮着他，替中国存得一块土地，死了也是愿的。于是众人便取道商州走来。

走上不到二日路程，到了上海。忽然遇着一班洋装的人从那边来，看去却是本国的留学生自东京归来的。众人迎了上去，彼此未及开言，不由得嚎的一声哭了。那东京留学生一班，便问国内情形。闵仁等便将尚水剧战始末说了，因问君等为何到这时候才回来。留学生中唐人辉道：“我们闻得风声不好，便商议回来。那日本政府以为各国瓜分中国，若放我们回来，未免有碍邦交。我们急得死又不可，生又不能。恰好夏君存一、黄君雄自美洲回来，取道日本，带有美洲政府给的放行文凭。这里刘君铭、艾君满等，却奔走于日本所有义侠之门，恳其设法请政府放我等归来。后来日本政府见美政府居然给放行文凭，因此自愧了，也放我们回来，所以担搁了。”原来这留学生一班，却是唐人辉、夏存一、黄雄、方光彩、欧阳震、刘铭、艾满、国荣、夏光、华得兴、华得全、轩辕适、黄克金、李必胜、纪念、陈策、成仁、史光、应不降、仇达、黄勃、女士花强中、金闺杰、刘金身等二十四人。

看官，我们中国在留外留学的学生，单日本已有千余人，尚有在欧洲、美洲的也不少，为何亡国时，真归来为国流血的只有二十四人。咳！看官，你不要听“留学生”三字便敬得了不得，他们哪里真爱国？不过因那爱国、爱群、革命、流血、独立、仇满、保皇、立完等语，是那时流行的口头话，若不说说来给人听，便觉得没趣，何曾有是言、有是心呢。译者记得癸卯年间，买了假头发回去考试想中举人者，几乎占了一半之数。及到实行瓜分之议起，有好些怕被人拉他真去流血的，都悄悄买了假辫子回去了。又有未曾回去的，到了留学生会馆发出传单集议时，却都托故不来。却是这班平日不言什么革命、流血的，实心实意联了盟，大家回来，为国效死。这也可见孔子说的“听其言，不如观其行”，真是千古确论了。

且说留学生和众人商量道：“我们听说商州地方有一班志士，鼓动了城野人民，意欲起义拒敌，却被黑心的知县出示严禁，且欲拿办他们。后来他们却将知县囚了去，又团集义兵来，似甚得势。如今我们毫无措手之处，不如且去助他，共图独立。”仇弗陶道：“先前我们同志郑成勋，前去运动土匪郑国存、海邦城，意欲用他的众，外逐洋兵，内清民害，替我们所爱的国干出转祸为福的事来。不意他一去便无踪了，想是被兵杀死了。如今海、郑两党是乱抢乱杀，毫无纪律的，想来是难再说动的了。”那黄克金、黄雄、夏存一接着道：“我是兴华府自治会内筹款送我出洋的，如今我们会长夏震欧催我们火速回

去，帮助独立，我们须是告别回去。”闵仁道：“闻说贵处更有一班奋兴社的社友，为长的华永年，已举办团练，力拒外兵呢。这华君先前有信与我说，若尚水事不得手，便到他那里去。我如今且和君等同往该处一行。”于是众人定议往投曾群誉。闵仁却和黄克金等往发省去了。

且说商州曾群誉，因那日演说激动了大众，却被知县石守古示禁了，又欲拿办。曾子兴本想用那和平办法，不即与官府为难，只悄悄私向城乡茶肆内逢人便与谈话国事，思欲联络的人多，又能心坚意协，然后直竖起义旗来。不意因那日一番演说以后，大家都已闻他的名，著实相信他是个好人。所以曾群誉所到之处，众便高呼曾先生来了。众人闻着，即便愈聚愈众，听他议论。莫不人人感激，个个痛心，因此不演说也演说了。一连说过两天，这消息又报到知县知道。这知县立派着差人四名，亲勇四名，又派书吏一名领着，带了火牌，往拿曾群誉来，就地正法。幸有一个衙役，心知曾群誉是个好人，原是为着大家起见，不忍他受了祸，便悄悄的往报与杨球、张万年、犁水青等知道。

众人闻知，都吓一跳。于是屠靖仇、姜一心忙与杨球等商量道：“如今事急，不得照那曾先生的意恩，仍以和平为主。如今曾先生是此处的干城，若被杀了，大事去矣。我们务要赶紧带着佩刀，火速飞往，激动了众人，先把知县杀了再作道理。”张万年道：“尚须分派两个前往保护曾先生去，方免被那兵差鱼肉。”说着，便手忙脚乱的取了刀，三步并作两步的赶去。不片刻，到那曾群誉方在那里演说的茶店，只听众人喝彩道“是”之声。这曾先生却是从从容容、诚诚恳恳的对他们说着。杨球等不禁替他捏一把汗，却暗暗的催着张万年、姜一心挤往群誉背后站着。那杨球、犁水青、屠靖仇悄悄的与听众中数人说说着方才所听的话，于是渐传渐广，各人无不失色。这杨球便大言道：“这知县他本是个汉人，却尽力助着满洲朝廷，来欺压我们同种。如今见又来了别一个满洲，他便移这忠满洲的心去忠他。这满洲人所以得任意将我们汉人的土地分赠与外人，都是这黑心肝的官吏助着他压抑我民，所以满洲人才能够把我们的土地、财产、性命，鸦鹊无闻的送与外人。如今听说这奸贼石守古已派人为拿我们曾先生就地正法，借以媚外人。我们须是杀了他，却和大众同胞自家起来，保自家的土地，休被这狗心的奸官误了大事。”众人不待说完，都齐声道：“我们杀那奸贼去。”说着，蜂拥而去。

是时曾子兴不能制止，只得道：“且先擒知县来，我自有用处。”这杨球是极聪明的，一闻此言，便知曾子兴之妙计，急传呼：“生擒石守古来，大有用处。”众人听了，即如飞的向县前而去。不提防那知县闻知警报，早已添派亲勇数十名，和那先前派的公差亲勇，扮作常人，杂在人众之中。乘那众人不觉，却用公差上前，将子兴拉住。便有亲兵二人，提着刀，架在子兴颈上。余

众围着，四旁掣着刀，以防众人劫抢，随即向他路上纷纷的去了。忽见一人骑着马，赶来传道：“将犯人押到公堂，便即将头割下。太爷已坐着大堂等了。”杨球等众人见了，尽皆惊惶失措。只见姜一心、张万年等都拔着刀，向那亲兵公差杀来。那亲兵高声道：“若杀过来，便将曾群誉杀死。”此时已近衙署，杨球等不胜着急，便高叫道：“诸位在后的一半且塞住辕门口，在前的一半跟我来，快把知县揪住，要他发放。”只见哄的一声，在前的跟着杨球，眉靖仇等冲入县衙去。这里人也有先前听演说的，也有在路闻知子兴被捕起了器械来的，都紧紧的将辕门塞住。那亲兵将刀戳来，只是忍着痛，不肯放出门路。而且在辕门内人山人海，已将门堵塞满了。外头的就散了此，也不中用。正闲得天翻地覆，忽见辕门庭内诸人裂开一路，却是杨球、屠靖仇、犁水青擒着知县，也将两刀架在他颈上，口口声声要他速放子兴。那亲兵拥着子兴，也已来至辕内。两下里各擒一个，各将利刀架颈。那知县已是面如土色。毕竟曾子兴的人是个个拼死的，那公差亲兵不过怕着挨打，故此出力。今见势头不好。便松了子兴，自己都四散躲避去了。张万年、姜一心即时抢前拥住，那知县亦吃吃地说道：“放，放，放了曾，曾先生去罢。”众人又喝道：“曾先生非是你放的，待我们给汝竹棍刀砧去吃去。”于是众人你拖我扯，找辫拉衣的拥了，仍回到县堂。

不一时，人愈聚愈多，吁请曾君即便自做知县。此时曾子兴也只得喝众将知县绑了，自己登了堂，取了印，点了差役兵丁的名，便将知县带上堂来。那差役已将石知县拉上了，便喝他跪下。曾子兴便问知县，你是要生要死？那知县叩头乞命。子兴道：“你要命，快将收的钱粮和那贮的军器、火药，一一交来，便免你死罪。”知县只叩头应承。子兴又道：“你也是中国一个人，闻着朝廷政府以一二人之意，擅将我们所托命的国土让人，要我们无处容身、就该为我们按理争执。纵不然，你守着旧学古义，不知国家是民众的产业，只知说要忠君，难道不读《左传》说那君也是要忠于民的么？而今为君的听着外人来取土地，他却压制我民，不许各出心力、才智，以保境土，这也算是忠么？”说着，气忿忿的叫打。那知县只管乞恩，已就饶了。只见子兴又垂泪道：“我们中国人民之众，物产之饶，天下第一，而且人民是极有智慧的。若不是你这等狗官，惟知摧残士气，闭塞民智，不许他有权干预国事，以致他们看着国家祸福与己无干，由着他败下去，今日何至将我们祖宗四千年传下的安身托命之基业，分属他人？你且说，把我们的国糟蹋亡了，这地土属了他人，我们四万万同胞兄弟，却去何处栖身呢？恐只是和红色人、棕色人一样，渐渐的灭亡了！”说着，不由得伤感起来。那知县此时却也不觉下泪。堂内外上下站着的人，也都伤心起来。

那子兴却忙收泪，命留下八十人，带刀留衙，以防不测。其余各归家去。每十家公举一人为长，每家抽出丁壮一人，充当民兵。每乡却由各十长中，举出一人为团董。更由各团董中，公举总董一人。又派了杨球、张万年、犁水青、姜一心分往四门办去。一面令屠靖仇押着知县，告诉了册籍文书，以及钱粮军器藏储之所，一一交代妥当，便交知县收禁起来。不数日，杨球等已将民册籍及那部勒之法办理妥了。这里急忙采买粮草，添办军器，修筑营垒，操练阵法，预备取那府城，更行进取省城。将这一省地方，内诛蠹贼，外御豺狼，独立起来。

忽一日，正和各团董议事，人报有一班人投来，说是东京回来的留学生，也有从尚水来的。曾子兴闻说大喜，急忙迎出去。便即迎入大堂，一一相见了。彼此叙了近日来听历的情景，大家感慨一番，便急急密谋独立之事。唐人辉道：“如今虽然是注意在袭取根据之地，究竟就这一县的内政，也不可急急整理起来，诸如选举、议政，及那财政、兵旅、警察、卫生、裁决、教育等事，俱须妥定章程。选择谙练者担任办理，以期责有专归。总而言之，须是速行仿那世界通行的政治，分着立法、行法、司法三部。立法权归民人，由各乡人民公举的议士操之。行法权须经学过专门者掌之。司法部是监察行法的，只举公正之人当之，分理一切。若内政不理，无不乱也。”

忽听得仇弗陶、犁水青、艾满、仇达、屠靖仇等同声说道：“如今这满清政府，把我们四万万公有的产，任意投赠他人，使我等汉人现在受那屠杀残暴之惨。后时更永为外人的奴隶牛马，万劫不复，直到种灭了，然后剩个臭名为五洲万国之人所唾骂。他那满洲的丑类，却仍割了中国一块块地与他的族人，在那里舒舒服服的，依然驱役我住在那一方的汉人服事他们。他们却登着高处，睁着眼，看我们汉人受这弥天的浩劫，你道可恨不可恨？天下哪有全国人的土地，他一二人可以主意送人的道理。又哪里有夺了人家的产业，到了自己势败，却推着人往死坑里，以博得他自己安宁的道理。依我说，却是速图杀尽满人，收回国权。然后布告诸国，不认满洲政府所许割与各地，力争独立起来。就是国……”

刚说到此字，忽有人慌慌的报道：“那洋人因在尚水被一班志士用计烧死了好些，又闻德国人被山东民兵和响马贼也败了一阵，两广、云南也有抗拒法兵的，围此迫着满清政府传谕各省大吏，统率全省兵民，隶属洋旗之下，为他的先军。所到之处，责成大吏，先行拿获会党，击散民兵，代他安设衙署，建署兵驿，并向人民收取税项，以充洋兵军饷。如今我们县北各乡，有官兵到来，已将当民兵的拿了好些去了。也有的已被正法了。”众人听了，忙命张万年、姜一心出去细探。不一时，忽听衙门四面人喊马嘶，已有官兵把县衙围得铁

桶相似。正是：

人无国了不如蚁，虎有帐来易噬人。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策义兵佳人握胜算 建自治海国竖新旗

却说曾子兴、唐人辉、仇弗陶、艾满等正在谈论间，话犹未了，忽听官军捉人之警报，急命张万年、姜一心出去打听确实消息。忽听人喊马嘶，却是抚台刘余钊率领官兵，将县署围了。犁水青、屠靖仇、艾满、纪念等，欲率领亲兵，及留下的民兵八十人，和同志一班，出去接仗。唐人辉、曾子兴止道：“如今围衙的都是汉人，我们出去打仗，就是获胜，死的却是自己同胞。待打败官军时，那洋兵接着奋锐而来，我们抵挡不住，也是被拿，倒杀了多少本国的人。”杨球道：“这些败类死有余辜，杀着免他助着外人来害同胞。”岳严道：“如今速将知县石守古杀了，悬出首级，以警领兵来此之人。此等知县，摧折民气，助纣为虐，切莫被官兵救了。”说着，众人已去将知县拉出。那岳严等待不得他到公庭，早已挥刀，将那背众误国的知县拦腰斩作两段。众便割他头，拴上竹竿，挂出号令。

那抚台刘余钊见了大怒，便麾兵卒，拆墙破扉而入，传令尽着内中乱党杀了。只听英军官传令，不许妄戮志士一人。于是官兵一拥而入，便将曾子兴、杨球、犁水青、屠靖仇等师弟四人，仇弗陶、岳严、商有心、钟警及那留学生唐人辉等二十一人，以至衙内亲兵，以及衙役等，一并擒了。登时抚台陪着洋兵官，已坐了大堂，便传命将众人拖来庭下。抚台道：“方今皇上因地方不易治理，特请友邦代治，且我国与英国邦交尤笃，故赠与一二地方，以尽友谊，原是为我着想，力求治安起见。你等何得违了上旨，不思食毛践土之恩，君辱臣死之义，倒造起反来。假如友邦恼着，去仇我们皇上，这下是你们的不忠么？”只听阶下唐人辉、仇满等道：“国土江山本是我们汉人数千年传下来的，并不是满洲人带来的。我们自己保自己的江山，有何不可？我们却恨太迟了。若是早些向满人索了回来，我们汉种人仿着美国、法国定个民主政治，合全国人的心思、才力来谋国事，何愁这国不强呢？如今却被满人为着要保自己的残喘，却把我们四千年有名的江山败了。又把我们四万万同胞活活地送人去做刀垫、做牛马，你不说满人犯了弥天大罪，倒说我们是乱民。我们想你的心肝是倒生的了。”刘余钊道：“我只问你，杀县令的是哪一个？”只见阶下跳出杨球，高声应道：“是我。”阶下清入却同应道：“是我。”这抚台却单指着杨球，喝令即正法来。慌得洋官忙命止住。那杨球早已向兵士手中夺了刀，向后一挥，早已自刎了。那首落地尚叫道：“我今不愧要蹈海的鲁仲连了。”那时阶下人都要起来争死，已被洋官喝众兵紧紧拴住。便传令暂收到监里，凡有

可以自尽之物，全搜出来。说着，众人已办去了。

且说张万年、姜一心二人走出衙门，在大路探听，忽见官兵来了，便急忙跑回。只见早有官兵从衙后包抄过来，那衙门已围得水泄不通，二人便商议道：“如今还是急急打算去救他们为妙。”说着二人走了，正忙着跑，忽见前面一个差役跑来，却是先前来报知县要拿曾子兴的消息的那个祝封世。二人迎了上去，那祝封世忙道：“你们可听见么？”二人便将出来打听，如今不得入去的话说了。祝封世道：“我想洋兵定不轻杀爱国的义士。你们速速前往灯台镇，找那总兵饶声。他是个有血性的。日前驻兵县南，正值曾先生开堂演说，知县命他找那口谈国事的乡兵，他一个也不曾难为，层来派了去守灯台镇。闻着外兵来了，且曾上禀上宪请即拒敌，上宪不从；又来与知县商量，要扼守一方，知县不听，他便快快去了。你们速速去投那里，或是打算劫狱，或是别的方法，速去商量便好。”二人点头道：“是。”于是分头散了。

却说这祝封世，他本是个衙役，自然对监门路径及那阴沟暗穴是知道的。他别了姜、张二人，却悄悄的从阴沟里爬入监去，到众人囚系的所在。却有屠靖仇认得，便轻声叫道：“祝大哥，你来了。”祝封世便把方才打算援救的话说了。只听仇弗陶道：“祝大哥同胞，你来了正好。我今烦你寄一封信。”说着，叫封世代他向身中取出存的信纸、信封，铅笔等，仍是本枷锁着手腕，写道：

前日尚水失败，弟等奔投商州，恰遇东京留学同志回来，便与偕来助曾子兴君，希图独立。闵仁君和夏君等诸君子到日，当已详言。弟等诸事匆促，突于初八夜，被抚台刘余钊率兵围捕。现已拘禁监牢，生死不测，何论事功。现今两广、两湖、福建、江南等处，皆已摧陷。中国一线光明，只望君等，望各努力。弟陶言。

封好信，外写着寄发州城内乡团总公所，交华永年收。写毕递与封世。于是封世仍由阴沟爬出。

是时已是更深，忽听一个院内有一女人呻吟之声，听去却闻那女人道：“我们小夫妻天天夜里如此作乐，岂不快活。你别学那曾子兴一般胡闹，他如今关在监里。可怜他的妻子在家里要熬杀了。”少顷喘喘吁吁的又道：“我此时都快死了，好宝贝，你别作志士去罢。”那男的也喘着道：“我，我不去呢。”封世认得是自立学堂的教习吴钟清的院子。封世暗暗叹道：“死到临头，尚不觉悟，只怕有无数洋人来做你的宝贝，真个把你快活死了。”想着，也便不听，自找邮政箱，把信丢进去了。

且说仇弗陶的信，到了永年手里，那闵仁等早已到了这里。闻是弗陶的信，也来一看，二人不由得落下泪来，道：“我们这中国真是无一线希望了。

” 闵仁道：“他们几十个人不要紧，只想我们四万万同胞受那外人践踏老幼、奸淫妇女的惨祸，如何能堪？只可恨我们同胞不肯觉悟。如果早听着苦口劝导之言，及时合力同心谋着，将国家保住，何至受这样的惨祸。”于是又将当日钟警说的在山上所见的遍地抛骸山红河赤的惨况说了。

正说间，忽报夏震欧来了。那永年与震欧相别已十年，闵仁也正想慕着，连忙同出营门迎了进来。彼此略叙了一会，那夏震欧道：“如今我已探听得洋兵早已来了。我料他们必从东北方绕往省城背后打出，决不从正路面来了。若是你们此处保不住，那省城一失，全省旨亡，所以我来帮着料理军务。若果能胜了敌兵，便乘势将全城狗官杀了；更将二百年来坐蠹吾民，兼有杀我祖宗、奴我全种之大仇恨的异妖杀个净尽。虽是不能将全国独立起来，我们这一省定能独立成的。现在我那边有了黄克金、黄雄、夏存一自美洲、日本回来，又有黄盛、黄克传等帮着办理，诸事都已妥贴。只是闻说这来收我们这省的洋人，又与西洋兵约了，彼此相助。闻有西洋兵舰开了来，所以那里的兵，又不敢轻易调动，以防面兵袭入，我们便失了根据之地，故此我只身前来。”因问乡兵集了若干？永年道：“已有一万二千人，现屯在此营新筑的兵房之内，是为前敌兵。其余每乡之中，各各挨分抽丁，作为预备队，只在各乡守着，以防土匪窃发。若前敌有所损伤，尚可由预备队内抽选补足。”震欧道：“如今我且告你计策，速速调拨预备去了。”永年道：“即请姊姊上坛调遣。众人久闻姊姊大名，无不钦服。”少顷刘千秋、周之锐、程万里进来报告，也都相见了。震欧见那刘千秋，着实起敬，便道：“仁丈毁家为国，真足名流千古了。”千秋也谦逊了一回。永年也将方才夏震欧之言说了。那千秋等禀了事，便都退出。

永年便传令三军预备听令，又请参谋林支危、王鹏、江千顷来相议了一回。那震欧所言的计策，诸人无不敬服。震欧又详将众将校的性格、才艺问了，又复逐一召来，略以言论相试，便令退去。又将军册一一看了。是时三军都已齐集听候，那永年便偕着震欧同上了将令台。三军之士见那夏震欧全身穿着白衣军服，眉横深黛，面涌淡红，头上带着军帽，脚底下蹬着皮鞋，腰际佩刀，胸前悬幌，和蔼可亲，威严可畏。那永年身材伟魁，面目清朗，兼有一段落落丈夫举动洒脱之概，陪着震欧，真似一对天仙从空而降，不由得齐声喝彩。忽听华永年道：“如今洋兵已杀来了，我们中国各省都已破灭了。只望着此处，若又是败了，我们中国人便全数永永做那白人的奴隶。诸君须是奋起精神，以求一胜，这为国捐躯是世界上第一荣耀的事，诸君临阵，只记着誓为报国的雄鬼，不为苟且的贱夫，我祖宗黄帝在天之灵，也定能保佑的。”三军又齐声喝彩。永年又道：“如今这位女军师，便是华郡全都自治台总理，已经筹有

妙计，必能杀败洋兵。三军将士，静听调遣。”

只见三军挺立肃然。是时，震欧取了一枝令箭，唤马起道：“你可引一千人去北门外狮起山旁，夹着大道的丛林内伏着；待敌兵过了，前面听有鏖战之声，使悄悄自后拦着攻击；身上各佩短刀，到了迫近，则用短刀乱斫。所有洋人遗弃之物，不许贪得，违令者斩。”马起领命去了。又命雷轰道：“你可领三千人，带着大炮二十尊，去狮起山内约有十里之处，速速掘土，筑了大堤；堤外仍用青草贴着，内中须可站人架炮，见洋兵到来，须要测准了炮，打得着时，便一时齐放了去，休得违误将令。”雷轰领命而去。震欧道：“如今要派的两队是极难派，只因此队最是危险，若非十分可信的敢死之士，恐必误事。”只见万国闻、章千载挺身上前，自请领令。震欧大喜，便令：“你等各引五百敢死之士，一人前去狮起山前扎着，一人在山后六里许扎着。前队的见了敌兵，使可将兵散成一字阵，各各离开，施放枪炮，不要却一步。必要果然大败，方可退走。后队的见了敌兵，即须迎上去，与之极力战一会，然后败走。”二人领命而去。又命秦大勇道：“你可提本都之兵，从东门而往，却要如此如此。”又命程万里、周之锐至前，各各吩咐如此如此，三人领命去了。又命刘千秋、林支危、江千顷、王鹏和闵仁把守军营。自己却和华永年提着大兵从后策应。调拨已定，诸人一一照办去了不提。

却说周之锐带了兵丁，迅速驰赴北门大道上，越过狮起山外百数十里之地，暗暗埋伏。却一如震欧所教，将兵藏在山穴之内，却拨数十人伏于草缝之中，同去细认那外洋兵的侦探队，系用何式暗号，报告大队，令其前进。伏了一日，果然先有侦探的前来。却认出那探马的暗号，若手提旗平向大队一指，那大兵便放胆前来。周之锐暗暗想道：“记得华传万常教我兵法学，书中载着侦探之法：若是前面无阻，便将旗高举；或是有阻，便将旗平向着一指。如今洋兵却用报有阻的来做无阻的暗号，真是兵机莫测，变化随时。”心中更益发服那震欧精细。于是急分兵从草缝及岩穴之内，将那洋兵测候的截死，却急取了他身上衣服穿了，取他的旗缓缓的引他兵来。不数时，已到了章千载扎兵之处。那章千载便狠命扼住山脚放枪，不一时死了大半。势已不支，章千载仍督兵急战。忽然中着一炮，仰身而倒，那余兵即便溃了。洋人麾兵而入，却遇着万国闻一队。见了洋兵，便麾兵一拥迎来，同下酣战一场。洋兵势众，已将华兵围了。那万国闻拔剑乱斫，杀入洋兵队里，斩杀数人，忽被一兵当胸一刺，万国闻大呼：“诸君奋勇报国，不须惊惧。”不数分钟，全队已经没了，洋兵便洋洋得意的放胆而前。忽听得轰然一声，前面横堤上大炮药弹如雨而来，前军死伤无算。急退兵时，只见后面有华兵截住猛放排枪，前面堤上一发连连放炮不绝，洋兵死了大半。余众奋死，将后面马起一军杀退，踉跄而逃，华军也不

再赶。

正走着，忽见左有程万里，右有秦大勇拦着，截杀一阵，洋兵自相践踏，死者无算。华兵大获全胜，于是收兵安营，点起将士。除万国闻所领全数覆没，章千载所领仅剩三分之一外，其余死伤尚少。夏震欧闻说万国闻、章千载力战奋战之状，不禁痛惜。又对众叹道：“人生须有一死，如二君者为国而死，为民而死，真是死有余荣了。”

正忙着赏劳三军，忽然得了警报。原来知府得着省吏公文，令将自治会解散，云：“设立团练以卫闾阎，免得土匪乘机扰乱，尚是合理。然亦不应抗拒外人，致碍邦交，且逆朝廷怀柔远人之至意。若竟立会图逆，倡立自法，实属有干法纪。”夏震欧道：“如此不特我那里恐有奇变，请君此处亦须预防着官兵和洋人合力芟刈吾民。我们今日之事，洋人一定照会那官府，那官府亦必悉力助外为虑，可预断也。兴郡根据之地，我当即往。此处诸事，惟诸君善为之。”言毕，匆匆而去。这里刘千秋、华永年等送了震欧，便急急商议预备之计。

且说夏震欧急急回郡，行不上五六十里，只见有许多无业游民成群打阵道：“好了，如今总督下令，把乡团散了，好放洋人进来。听说若不遵，便拿办华永年呢！如今好歹总有大乱一番，不是乡团和官兵打仗，就是洋兵合官兵打团兵了，我们好抢掠妇女钱财呢。”震欧不胜气恼，却急急赶回兴华府去，不二日到了。众人忙接着问那省中如何，又有将此间情形详告他的。震欧道：“了不得，省中虽打胜了洋人，不料有狗猪下食的不好的官吏闻说，倒来扑灭民团。如今看来，外有洋兵，内有官兵，定是不中用了。我想着此间若再迁延，也就无望。不如速速把官府赶了，即将这一府独立起来，布告天下，自为一国。若外人来了，我们拼死力争自治，或且做得成功，也未可定。就是失败了，我们一府人，须要个个存一必死之心，和他决死。若不能独立起来，宁可一个个自杀了，誓弗作无国之人，被人到处驱斥，不以人类相齿。”众皆举手赞成。

是时，各乡公举代表议事之人，都在自治会、议事厅，齐称要举夏震欧女英雄作大统领。震欧无可推辞。便即草就布告天下内外的文书。一面制了独立的国旗，定了国号，叫新立兴华邦共和国。又调了各乡兵的营官，授与方略。公定了官制宪法，又集众人公举大臣。于是众人公举黄雄为陆军省大臣，黄克传为理财部大臣，赖一己为刑法部大臣，夏存一为文部大臣；黄盛为农工部大臣；黄克金为外务部大臣。部署已定，便叫人去传知府首县及那城守，前来听话。是时衙门内，吏役上下，以至营内兵丁，都已读过夏震欧编成印赠的普通政法谈，又常阅自治会月报。又常亲听过演说，都已齐心一意，要助独立。那

衙内除了府县自带来的人外，一个也呼唤不动。这里却派着健卒去传他来，并命带着要紧文书册籍等前来，一面即命将家眷移出，各赠银两，克日起行，不许逗留境内。

于是次日便四境竖起独立新国的旗帜，家家户户门插旗，各要隘兵及营具奏起军乐，声炮连连。那一片“兴华邦独立国万岁！”“自由万岁！”之声，轰动天地。即时宣布独立之文曰：

惟我汉种，宅居华夏四千余年。只以同胞不肖，骨肉相残，以致北境犬狼乘机杂至，据有我疆土，奴役我民人，盖已二百余年于兹矣。彼又不足，竟以我皇汉土地转赠各邦。夫土地者，民人之公产，非彼一家之私业也，何得妄自尊擅，举以与人。我汉种本图同心协力，驱彼贱种，复我山河，重与诸国更订邦交。所有满人私立之约，一并作废，总期彼此同受利益，无损国权。奈迁延不发，以迄于今，版图分割，强大纷来，独立之图，噬脐无及。凡我汉种，有深痛矣。越惟我兴华全郡人民，各爱国土，共慕自由，自治之图，早已建设。今兹不能承认清政府与外人私订之约，将我土地改隶他邦。即以今日为始，自立海滨，名为兴华邦共和国。所有内治外交之权，实惟我新立兴华邦共和国人民之所自操。谨此布告天下。皇天无私，实昭鉴之。

此文宣布之后，各国闻知，莫不诧异。

却是美国首先承认独立，遣使致贺。于是法国、德国、意国也都承认。更有数国也着实起敬，却未遽然承认独立。惟那应得这兴华土地之一国，并那与他联盟之西洋一国，倡言抗议，以为中国皇帝已代表全数人民，将国分与各邦，何得抗拒云云。正是：

强权用事无公理，撮土图存视伟人。

只因有两国反对，后来却有许多的布置。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复故仇血肉纷飞 请救兵英雄自杀

却说兴华邦独立国布告之后，有两国必欲灭此朝食，后来自有曲折，今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当日商州姜一心、张万年二人，同往饶声军营，激以大义。果然这饶声是个血性男子，便暗暗召集部下员弁，吩咐如此如此，各人领命去了。次夜三更时分，曾群誉、唐人辉、仇弗陶等正在狱中，忽见火光冲天，衙署内外，天翻地覆的人声叫喊。正错愕间，忽见监墙塌的一声倒了。却有一队官兵，张、姜二人带了进来，即将诸志士去了铁链、木枷，连那原有的囚犯也都放了。众人一拥而出，便望着西门而去。后面官兵和洋兵极力赶来，前面却有官兵拦住去路，众志士等慌着乱跑去了。

却说岳严、钟警、犁水青三人一群，走入一个巷内。只听得四下里乱嚷起

来，人声喧杂，恍惚听得有人道：“洋人本拟待我们安静了，全数屠杀。如今恐怕随着那劫狱的走了，已下令不分男女的屠杀了。”正听间，登时四处火起，只见洋兵也有，官兵也有，土匪也有，各皆杀人如剪草的乱杀。岳严、钟警、犁水青三人急躲在一个破屋的梁上。却好有悬的破席蔽着，虽洋兵乱民进去搜人，却都未被见着。三人在梁上，只听得遍处呼号哀哭之声，与那洋兵、土匪等威吓叫喊之声相应，真是肝肠欲碎。少顷，火光中忽见一个如花似柳的绝色佳人，满面脂粉，三寸金莲，却被土匪从一个院里拖出。登时髻散发乱，两泪汪汪。却被土匪即时拖入三人所藏的破屋之内，那上下衣服，已被扯破净尽，一丝不存。正闹着，后面一个男人跟来，恳恳哀告。却被土匪取来，用刀将两手两足钉在门上，以看其妻被众轮奸。那钟警等看着，大为不忍。须臾间，土匪轮得几乎遍了。忽有洋兵十数人拥入，即将土匪冲散。见是如此一个美人，便也都来轮流淫了。那女人呻吟呼痛之声，真是哀惨之极，不忍听闻。轮毕，洋兵去了，只见那女人阴户肿起，血流遍地，只剩下丝丝微气。忽然又有乱兵一队闯入，也欲行淫，见那下体已溃，却把她两乳割了，旁边一兵，又取一刀，从阴户刺入。只听得那妇女大叫一声，登时气绝。又把那男人也一刀杀了，纷纷而去。犁水青即悄悄的告钟警道：“这男的便是自立学堂教习吴钟清，平日口说大言，却恋着妻子怕死贪生。自我们曾先生得着瓜分警报而来，他却一溜烟去藏在家里，不和我们一处了，他却天天好和妻小取乐。如今我们不惜死的倒还活着，他们却早遭着惨祸了。”钟警道：“只可惜天下那恋妻小的不及看见。我们平日告他妻子被淫、身躯不保的话，他终不信。必待到了做吴钟清时候，却已侮来迟了。”此时已是自狱里逃出的第二夜，那时官兵早已收营。官兵乱民却也稀了，渐渐地也安静了。

三人便自梁上跃下，同向巷口而出。只见大街路上有残椽败瓦，地上堆积着尸骸，断头破脑，裂腹流肠，及那残手缺足的，色色都有。那地上的人血，好不滑人。又见鬼火如球，远近乱滚。黑夜里西风飒飒，鸦鹊无闻，只听啾啾鬼泣之声。那满地尸骸，都隐隐有坐立哀啼之状，真是怕人。三人闲说道：“从来战祸兵端，何地不有。但是西洋各国的人民，却是人人爱着自己的国家，觉得比自己的性命还可爱，人人宁舍着自己性命，以卫国家，所以虽是死了，也有余荣。哪里和我们中国人一样，不晓得自己受这中国的恩，比那父母养育之恩还重着呢。如今中国亡了，那实受这亡国之祸的，岂不是我们百姓么？只可惜我们中国人，不知把这国看得比父母比性命还可爱。如今国亡身死，却是五洲唾骂，万古羞谈。死者有知，岂不自愧。”说着，隐隐听那各尸骸同声一叹，又啾啾的泣了。弄得三人心中一片凄凉，曷胜亡国之痛。犁水青道：“这些骸骨中，恐怕那义民尚是多数，但他见了官兵，便不敢抗，以为有背

朝廷。不思朝廷既不肯与我民有权，同心竭力兴起我国，又把我们送人屠杀，已是我们的深仇。他们却想到此，以致官军到了，便皆溃散，这便是他们取死之道了。”

正行若，只见河边几个人携着哭泣三人迎了上去，却是姜一心、屠靖仇、黄勃、成仁、花强中五人，彼此伤心了一会。只听姜一心对众人说道：“我姜一心不能丝毫报效国家，如今死着已是迟了。只是我心里尚望能替我国家保着一块剩水残山，下想一败至此。如今我的国家是定亡了，那曾先生一班也不知下落，想是死了。我们这中国是无望了。难道我姜一心尚要留着做个无国之民么？诸君且勉励着，再集同志，计议恢复。我姜一心心肠已是痛碎了，留着也不能有心力助着你们报这中国，不如死了。”说着，已跃下水了。诸人施救了一回，无从捞起。他们无可如何，也只得寻曾群誉诸人去了。

正走间，只见饶声的一支军士，拥护着仇弗陶、唐人辉、曾群誉等来了。点查人数，不见了女士金闺杰和姜一心。那成仁、黄勃等将姜一心投水的事说了。只听刘铭道：“方才我忙了，未说那金闺杰出监之时，她便挺身向前，抢了军士的一口剑、一匹马，直入官军。恰好刘余钊抚台乘马出来督兵，即被一剑刺死。又往洋营杀了好些洋兵，忽然中了一枪，自己也便死了。我是被一个洋兵拿着去的，拴在马上，所以她之事，我都一一着见。后那洋兵中了枪倒了，我故逃得回来。”众人也都伤感起来。

又复计议恢复之计。陈策道：“如今应从艾君前日之议，速速打算将满洲人赶了，然后不认满洲与各国所订之约。纵是诸国逞着强权，硬分吾土，我们且将满人杀了、驱了，也稍泄我们胸中之恨。不然，难道他把我们中国土地送与人，要我们汉人受那宰割屠灭的痛苦，我们却听他安然无事，仍聚着五百万丑类据着山西一省，依然是衣租食税，享着我一方汉人的供奉吗？况且彼等入关时候，屠杀汉人，惨无人理。扬州屠城，至于三日；嘉定百姓，乃至三屠。而且纵彼丑类安坐而食吾民之膏血，名曰驻防，实乃分布要地，置我死地，使不得恢复耳。更有痛者，汉人见满人，必呼曰大爷，其妇人曰太太，儿童则曰阿哥，女子则曰姑娘，受骂不许还嘴，被打不得还手，且要说声多谢，这不是以我汉人为彼人之奴隶吗？而且我们汉人心知非变法不可以图存，彼等偏恐变了法，我们汉人乖起来，彼便不得奴役我们。宁可将我土地割与外人，也不许我们汉人得志，这不是我们的深仇么？我们在座诸人，当那满兵入关之初，哪一个祖宗不因着剃头受他的百般残酷呢？如今听说那满清的独夫，和他那偷汉的母氏，已往山西。只因山西现有土匪闯入，所以现今耽搁在河南。我们今要速速借了饶声的部下，紧紧的赶往，将那满人和独夫等尽数杀了，以复故仇，然后布告天下，重立起中国来。我料全国此时必能闻风响应。至于这里既然

抚台刘贼刘余钊死了，先已去了内里的压力。可留数人，仍行收集从前踊跃起义的民兵，吹着死灰，待我们那里得势时，便可起来应着。”众人齐声赞成。

曾群誉道：“前日我见那我们中国南边新立兴华邦共和国独立布告之文，着实替那处同胞欣喜。后来闻说美国首先承认。这美国当各国此番分地，他并不曾割我片土，又先承认我们中国人的独立，看来是主持公道的。如今他有兵船八艘在我中国，泊在长江一带，保护商务。我今请往美国兵船，见他兵官，求他助我一臂之力，则我们全国独立之事，定可成功。”仇弗陶道：“此亦姑尽人力，吾料美国必不相助。”曾子兴道：“吾前在美国，彼中多有教我独立，且有嫌恨我们不能独立者。我想或且有望。”于是众人议决，留张万年、屠靖仇、应不降、李必胜留商州运动，曾子兴前往运动美兵，其余仇弗陶、岳严、钟警、史有光、商有心、犁水青、唐人辉、黄勃、艾满、国荣、夏光、华得兴、华得全、方光彩、轩辕适、刘铭、花强中、刘全身、欧阳震、纪念、陈策、成仁、仇达、史光一千人，尽入饶声营下，和着饶军扮作流民，潜往河南举事。商议已定，彼此分头去了。

今且按下商州一边，单说仇弗陶、唐人辉等一千人，和饶声并那一千兵士，或扮乞丐，或扮难民，或扮商民；那饶声又去招募了二千人，仍悬着饶千总旗号，声言前往河南随扈。不数日，大众到了河南境界。探知各省驻防满人，今因中国分了，都奉旨迁往山西住居。现有某某两省的驻防正到了河南省城见驾，然后随着皇太后、皇帝共往山西。唐人辉、仇弗陶等相议，先将这一班人杀了，以减其势。仇达道：“擒贼先要擒王，若把他的王杀了，余何能为？若先杀了那一些丑类，这独夫等闻知，必俗防备起来，岂不反弄了罪魁泄网，祸首逍遥。”唐人辉道：“不然。我们急急去他羽翼，他便胆丧心惊，手足无措，易可图矣。若令兵力加厚，诚恐难于下手。”陈策道：“如今尚是两头分办，一面去灭在省城的，一面拦击初来的，同时并举，使他不能相顾。”仇弗陶道：“我有一策，管教他们无一得逃，而省城又不晓是我杀的。”众问何计。陶曰：“如今河冰方盛，全仗着大堤壅住。方今他们正屯在低下之地，我们若将这大堤放塌了，那来的数十余万人，定然一齐淹死了。”众称妙计。艾满、仇达、犁水青道：“一面淹杀此辈，一面那里仍须赶紧起事，若迟了，便恐被他知觉。”于是公举仇弗陶、纪念、成仁、刘铭四人，办理决堤之事，分带三百人付他领了。其余众人，刻期共入省城杀贼。

如今先说众人辞了弗陶等四人，悄悄的到了省城外，仍扮难民，伏在各处，却先派数人进城，看看地势，及那清兵营垒，以及行宫，并那道路、桥梁等等，无不一一调查，暗绘图式，详细记认。回来，便呈与大众商议计策。及到黄昏，众人聚集在一个荒山中，公议一切。那饶声虽是统带，只因他心服唐人

辉有胆有谋，便倡议举唐人辉为帅，指挥一切，众人从之。于是唐人辉唤了商有心、华得全、华得兴，带兵一百名，混入城中，以待夜静，杀了守门将士，大开城门，以接大兵。又令艾满、史光、方光彩提兵六百名，伏于大营之左。又命仇达、国荣、夏光提兵六百名，伏于营右。只看火起为号，杀人营去。命欧阳震、陈策、犁水青提兵四百名，去行宫放火，务要围住四面，不许放走一人。又命黄勃、轩辕适带领三百人，去截住助满的汉军，使其不得来援。先将汉军来路的桥梁、道路毁坏为要。花强中、刘金身率领三百人，专去火劫后宫。史光、钟警带着二百人，去劫分营。自己却同岳严、饶声带了余兵，奔走策应。约定了时辰，同时举事。众人一一领命去了。

次早商有心等一队，即先陆续入城。见着城门查察稍懈，便来报知。那欧阳震、陈策、犁水青一队，也进去了。到了四更，果然城门大开，众兵一齐掩入，仍把城门关好了，众人便各埋伏去了。只见路上巡更的，已都是商有心筹所带的兵士了。交近三更，只一声连珠炮响，那满军大营后两宫一齐火起。那满人正在高枕自得，不意艾满、仇达两队已杀入大营来。待到满人惊觉，已被杀死不少，杀得满人哀求饶命，声崩山岳。只听艾满、仇达等道：“你们入关时，屠我祖宗，肯饶命否？”满兵急了，只得走出营来。却盲岳严、商有心两军都来接应，截着混杀一场。不一时，已杀尽了。那两宫烧得火焰冲天，许久不熄。那唐人辉、夏光等，又想起前此扬州十日、嘉定三屠的旧怨，与那败我汉人土地的新恨，不由得重复挥戈，将杀死的满人，碎尸万段的乱斫了一回。须臾，钟警、史光也已回来，说那分营的满兵亦已屠杀尽了。众人不禁大快，便收兵就占着满军营盘住了。却添派了欧阳震一队，去助黄勃等堵截助满的汉军。

众人正在快意，煮了酒。正酣饮间，忽报欧阳震、黄勃等两队，带了官军已同来了。原来那官军闻杀了满贼，人人欢喜，不听那营官之令，都来降了。正闹着，忽听啼啼哭哭之声，原来是满人之妇人，闻知丈夫在营全数被歼，却来拼命。众人见了，轰的一声，各掳了满妇，就地奸了起来，唐人辉等也弹压不住。只见众人交换轮流的，个个将满妇淫遍，口中嚷道：“你们入关时，淫我妇女，而今也要偿债了。”登地那满妇已死了无数，不死的，却被众人用刀戳死，又复纷纷往将满人的女子尽数奸了杀却，那小孩也都杀了。众人却大叫道：“今日方报得二百余年的大恨了。你们将我们的土地送了人，要我们无处栖身，难道便让你们独得便宜么？”

正快意间，忽见仇弗陶、陈策二人跣足散发回来，众人忙接人问故，弗陶道：“那里满人已被我淹死了，一个不留。不意忽来了俄兵，前头便是在中国招的马贼。他说河南已经分把了他与比利时，缘何清帝尚留在此？我们成仁、

刘铭二人前往俄营与言，我们已经灭了满洲，这中国是中国四万万人的，满人所约，不能作准。那俄官厉声言道：‘你们何不早将中国收回，已经交付着满人，转送我们，何得又变了卦？’成、刘二人急急回营告知我们，我即差了纪念来约你们，合着共与俄兵一战。不料俄兵下令屠杀各乡，我和成、刘二人急了，出去抵敌。那成、刘二君已经阵亡，那三百兵士更是一个不在了。”

正说着，只听炮声隆隆，已是俄兵来了。急得唐人辉跺足道：“都是那一班优柔寡断的人，晓得要除满洲方得救国，偏止着我们，不肯举起事来。如今倒把土地转落他人，虽将满人除了，即外人已不肯承认我独立，岂不可恨。”说着，只听众人齐声道：“我们同去拼却一死，杀些俄兵，以报吾国罢了。”于是人人奋勇，个个争先，出营与俄兵打冲锋去了。前面接着却是马贼，众人尽力轰击，死了无数。后头接了俄兵，这里唐军人力疲乏，枪弹告匮，全军只得血肉相搏。虽然也杀了好些俄兵，那唐人辉、史有光、艾满、仇达、方光彩、陈策、欧阳震、犁水青、荣国、夏光、仇弗陶、岳严、商有心、饶声、刘金身已都中着弹子，同时殉国死了。其余诸志士都被生擒而去。

却说那纪念为仇弗陶派来大营报信道：“为俄兵所阻，及后得达省城，见全军覆没，诸同志无一存者。”乃叹曰：“吾国今无望矣。”遂取笔向壁上题了绝命之辞，其诗曰：

哀哀生我国，如何灭忽然；
空有二万里，不廷五千年。
痛我皇汉种，死灰难复燃；
芸芸四百兆，不吊奈何天。
民权推荡尽，国土丧亡随；
汉种自取灭，胡儿何能为。
死义羞无国，捐生岂殉名；
泪枯血且尽，留此不平鸣。

题罢，以枪向口自击而死。却有西洋赤十字会，尽将这斑志士的尸收摆一处，照了相，带回西国，置在博物馆世界英雄遗像之旁，却将他们尸骸掩了。不提。

且说曾群誉早来到美军请兵援助，说了好些感激他不和各国分中国土地，及首先承认兴华府独立等语，且云：“如今满人旦夕且歼，这中国又是中国人民的了。那满洲所许之约，一概作废。贵国索杖大义，不独自爱自由，且欲保他人之自由，前此为放黑奴之事，不惮兴师动众，真是五洲钦仰，万世流芳。如今何惜一臂之助，俾敝国全种不至沦亡，不胜幸甚。”那美国兵官道：“贵国民人虽有智谋，失之太缓，如今土地已入诸强之手，敝国实不能为力

。且敝国安能为贵国与他国开衅隙呢？”群誉无奈，请其向各国缓颊，求其勿攻革命之军，待除去满人，再作商量。美官笑道：“贵国先付托满人主政，满人应许各国割地，就是代表全国人的意见，无可再翻。若是早就布告各国自立政府，不认满洲的政府，即是各国昧着公理，敝国却可仗义执言。如今各国并不犯着公法，叫敝国如何仗义呢？实告你，欧洲各国约着，如今不灭着你们黄种人，不肯罢手呢。”

只见曾子兴将身一跃，将头望地上一撞，登时头脑破裂，昏厥在地。美官等急来施救，忽听曾群誉言道：“我有一言，望足下转达我学生张万年，我无憾矣。”众问何言，曾子兴道：“为告张君，一息未死，独立之谋，仍勿忘却。我一时愤激着，将身自戕，不能再去力图独立，真是罪上加罪了。”少顷气绝。美官见其临死时口内尚喃喃呼道：“我们的爱国，我等同胞，我如今不能爱你了。”不觉十分钦敬。便命人将他厚殓了，又录好了遗言，并这灵柩送交张万年去。

且说张万年、屠靖仇、应不降、李必胜四人，仍复收合余民，暗结队伍，以待举事。那抚台死了，其营下残兵悉带枪械降了。张万年等诸人大喜，只静听唐人辉等布告全国独立檄文，即便发作。不意来了曾群誉的灵柩，问知致死缘由，大家痛哭了一会。又接了遗言，益发伤感。于是遣回了美兵，彼此又来相议。却有人来报说，唐人辉等歼灭满人，却被俄人攻死了，不剩一人。张万年等此时真是肠如铍剪，肝似刀摧，彼此抱着大哭道：“我国休矣。这一举又不成功，益发毫无生处了。”屠靖仇道：“如今苏州尚有满洲驻防，我愿提一支兵，前往屠尽，以绝根株，免其复合倭人害我汉种。你们这里须是速速举事，与洋兵奋死决斗，以争自由，不可迟缓。若待洋人遍设警察，尽据要害，图之难矣。”众人皆以为然。于是屠靖仇提兵前往苏州。不数日回来说，已将在苏的满人，尽数围着用火烧尽了。

此时李必胜、应不降、张万年已与洋兵开战几仗，互有胜负。是日李必胜想出妙计，暗向张万年等三人说了，三人大喜。便命将士吩咐如此如此，各将士领命而去。次夜四更，只听得砰然一声，震动山谷。那洋兵一营，已陷入土坑之中。众人方甚欢喜，忽有人报说，陷的一营，乃是洋人新招的华人，前晚来居此营，其大兵已移在我兵营后六十里之地了。张万年不禁叹息。应不降道：“此等人甘心降外，虽死亦何足惜，如今也算我们去了洋兵的爪牙了。”

正说着，忽然报说无数洋兵已自四面杀来了。说时，那洋兵已狠命轰击的到了。张万年等率兵士奋勇死战，大呼还我自由，还我国土。那洋兵被杀的，亦不计其数。彼此混战一场，各各收兵，当晚张万年又商议道：“如今不如假作难民，却去应募为兵，便去于中取事。”众人然之。于是营中只用应不降

守住，张、屠、李三人已报降去了。果然洋人募为新军。三人到了夜静，却去将那火药屯积之处，下了火种，却自逃回营来。走不一里，忽听似一声旱雷霹雳，已是洋兵火药着了。弹炮遇火，纷飞射人，死者无数。

三人暗暗心喜，急回营时，只见营盘已被别队洋兵占了，大吃一惊。方退时，已有洋兵揪住三人，往见兵官。只见应不降正在洋兵官案前，极口争执，抵死不屈。须臾，三人也已悉至，彼此又相哭了。那洋官又问三人到底服否？三人同声应道：“别多说，你们不还我们的土地，不还我们的自由来。速把我们杀了。我们今日宁愿为着爱国家而死，为着图独立而死，岂有乞降求活之理。”此时洋官欲将三人杀了，又恐博了天下耻笑，以为忍杀志士；要待放了，又恐生祸，只得极力安慰。只见那应不降对着洋官愈辩愈激，不觉气愤填胸，大叫一声，忽然目裂发指，身躯挺立，已是气闷绝了。洋官方惊讶间，忽见众人拥了一个绝色美人进来，真是令人一见魂销。正是：

方怜烈士身殉国，偏值佳人喜阅兵。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乱党投诚功成有日 大兵压境战胜无形

却说洋兵官见应不降气死，正在惊讶，却见一个美人来了。原来却是英王郡主喇弗青奈，随着丈夫陆军统帅利蒲特来华。他却为赤十字会会员，今日正值巡视各方，听见兵营火药所失事，恐多伤人，特来医救受伤之人。却见伤者无多，派了医士前去，自己仍回会所。因过是处，闻是才夺的华营，便入来看视，那兵官便迎去了。只见张万年、李必胜、屠靖仇三人，口口声声骂那洋人违背公理。那美人问了详细，因叹道：“中国有如此人杰，而至灭亡，真不幸也。”又问三人道：“君等欲和我同至敝国否？若往敝国，君等一切费用我能供给，且有慕义之人，尽来结交。或且我能带君等谒见敝国皇帝，凭君面诉苦衷，君等愿否？”张万年道：“敬谢夫人厚意，怜我等亡国之惨，欲致我等于安乐之地。但我们这身体是要死在所最爱的本国之地，死了好待腐肉朽骨化了，与我所爱国土合成一物，不愿往上国也。”那女人道：“如和我到敝国，见敝国的皇帝，或且敝国皇帝敬爱君等，肯许贵处这一方的人民与我国人同等，共享自由，亦未可定。时或公等欲归，亦听自便，并不强留。君等何不姑往一试？若留在此处，不过一死，不如再为同胞尽心尽力。”三人听了，也便应允。但与立约，一旦思归，便即归来，不得阻梗。于是先将应君埋好，便和喇弗青奈同往英国去了。临行之日，痛哭一场，以与本国相别。那沿途只见遍处旌旗，并无中国旗的影子，好生伤感，不必细述。

且说夏震欧将兴华郡独立之后，便选长于外交之人，分往已经承认华邦独立的各国，联络交谊，一面预备抵御那要来侵袭的两国。种种添兵筹饷之事

，自是极忙。一日正与各大臣合办要事，忽有人报说，有尚水人郑成勋求见我们兴华邦大统领。震欧命待此间办事毕后召见。约待了两点钟光景，诸大臣合办之事已办妥了，各自回署，办理本职之事。这大统领立即传见郑成勋。须臾，成勋进来，叙礼毕，祝贺了兴华邦独立万岁，便谈起全国的事来。郑成勋不禁大哭。夏震欧也流泪道：“我本望先将全省独立起来，然后北向，逐却满人，收回国权，保住全国。不意那不肖的汉人承着满人意旨，来代洋人出力，要扑灭我起点之地。又兼兵力单弱，不能及远，不得已将一方守住，岂初志哉。我尚是日望同胞能将全国独立起来，不过如今大局已是溃烂，我这里还恐不克成功呢！”说着，双眉紧蹙，不胜忧闷。

成勋道：“臣正为着全国大事已去，仅有这兴华邦一隅得为干净之土，心恐或再不保，则我们汉人，将全数为三等之奴隶，故来略效愚忠。”震欧急问：“先生有何妙策？”成勋道：“大统领陛下所虑者，非兵力单弱乎？”震欧道：“正是呢。”成勋道：“臣先前在尚水武备学堂，闻知瓜分之事，便与诸同志奔走四方，演说大势，以冀同胞一悟，举起义旗，以抗外兵。怎奈听者无不道我等是己痴了，非但不肯从我们起义拒敌，而且嘲笑侮慢起来。我们无法可想，只得想去联络那无知识、无纪律的土匪。因臣与巨寇郑国存先时曾联了宗，那海邦城臣也略曾认识的，故此臣特往游说他们。不意臣尚未到那里，洋兵已经杀入。臣方进退无路，忽遇洋兵，将臣掳了。臣欲生不得，欲死无从。后来闻说有一班志士，烧了洋兵不少，听来姓名，原来就是臣的同志。后来又闻志士败了，阵亡了敌人，就中却有臣弟成烈，亦被枪打死。那时，郑、海两党四出侵暴，无人制止，那洋兵亦颇为其所苦。臣便乘机请往说降匪兵，因此得离洋人，而至匪穴。当臣在洋军时，目见两事，真可垂戒天下。但是说来也话长，如今且议正事，日后再与陛下详谈之。”

震欧接道：“你且先说如何运动土匪，并来助我们的意思。”成勋道：“臣先到了郑国存处，说他先和海党连成一气，切勿自己同胞互相残杀；又劝他勿掠民间财物、妇女，当以功名为事，英雄建树正在此时，不可错过。又将那各国求独立争自由的所有英雄说给他听，那郑国存便心动了。听信臣言，即要臣往说合那海邦城。臣往见梅邦城时，那海党方被洋兵攻击。臣为写一书，请救于郑党，那郑党果来救了。虽两党都是败阵，然海党自是感激。由是两党合成为一，不复相残。众人又举郑国存为首领，海邦城为副长。后来经臣演说了一回，大家都自认是中国的地主，旨能尽改却从前胸无远志、只图小利的举动，都愿奋死抵抗外人。但是两党已经被外人和官军杀了好几阵，从前两党不和，又自相杀了好些，所以虽是合并，势仍不振，东奔西窜，不能大举义旗，以讨外敌。到了蓄锐养精，颇有气力之时，要奔商州去助曾子兴。是时适

闻尚水诸志士，和那东洋留学回来的，都在彼处，却一起被抚台刘余钊擒了去。后来却有一个总兵，把他们劫出狱来，又被官军追逐一回，不知下落。臣等正在查访，却闻他们在江南除尽在彼处的满人，立时要独立了。却被俄兵垄入，杀的杀，掳的掳，已一个也不存在了。又闻山东、两广的同胞，也都因起义太晚，一切未曾预备，被洋人破灭尽了。臣等对此茫茫大地，见无一片干净之土，痛不欲生。又闻此间独立。虽有美、法、德承认，却有两国坚意反对，必欲前来扑灭。臣等见他处既无可以图功，故来投诚，均愿效命疆场，为我同胞力争一日之自由，死无恨矣。”

夏震欧道：“君等人数现有若干？”成勋道：“约有八万余人，不知此处可能相容否？”震欧道：“不妨，我们同胞在南洋各岛开垦的，从前都是为着他人生利。所开的土地上，我们中国人曾无丝毫权力。甚且我民自垦的。并非受白人的雇佣，开了土地，也被白人占领了。吾今正思将这吾民所垦的土地，一概收回治理之权，作为我兴华邦的殖民地。此事须是先派一营劲旅，扮作贫民，再往附近处开地，预备时调用；一面却派人到那里立起政厅，定起一切地方自治的制度来；那所有我们华人垦的地，便可一一收回。我等来此，将来正可分往各处，作为垦地屯田兵。现今犹可加厚兵力，藉壮声威，以拒外人。此天助我独立之功也。惟是这兴华邦，既是民主政体，凡有大事，必经议院议决，总统不能专断。你可在此静候消息。”于是命人送成勋往外部居住，即日开了议，却得公众允许。这大统领便与成勋立约。归附之后，仍归郑、海二人管领，惟须听陆军省调遣。至全军一切权利，均与兴民相等，不相歧视。即日定了合同，签了押，成勋自己去了。这里震欧又派人，前往美、法两国购了好些新式大炮洋枪，又说降了本省海军，又联络了管理船厂之人，将船厂献于兴华邦，为兴华邦的产业。各派干员去了，不提。

却说华永年当日送了夏震欧回去，即与刘千秋等相议，预备防备官府助着外人解散乡兵。果然不出夏震欧所料，那总督召刘千秋进署，责道：“你们真是胡闹！我原为恐那土匪蠢动，故命你等设立团练，不意你们倒杀起外国兵来。你难道不知道这外人是承着朝廷之旨意的，你们违抗，便是叛君作乱么？限你三日，当将团练解散净尽。若下遵谕，我便照着违抗朝旨办理，请了洋兵，合着剿除你等。必期斩绝根株，以保地方安靖。你乃缙绅领袖，誉望久彰，及早回头，勿贻后悔。”刘千秋只得答应着出来。正值兴华邦独立布告之文传到省城，急集华永年、闵仁、江千顷、程万里、周之锐、林支危、王鹏及雷轰、马起、秦大勇等相议时，华永年道：“如今兴华邦独立，外人必先来取这省城。但外兵北路失败，必从南路而来，这里又有官军助彼，内外夹攻，我等休矣！如今须是伪作解散，将旗帜等尽行收起，却暗暗运一支兵，乃从北路而

出，绕出东南，其余仍暗布城南各处，一待洋兵进来，出而夹击，破之必矣。”说着，便召各队长告以如此如此。又令江千顷、雷轰、秦大勇，带了本部一支，暗从西北去了。又令程万里、周之锐暗带一支兵，扮作逃难之人，前往阻住官兵来助洋兵的去路。其余尽在正中策应。众人各各去了。

不数日，果有洋兵自东南蜂拥而来，四处人民尽已逃匿。比及至了城南，忽听一声炮响，突有华永年、刘千秋、闵仁、王鹏、林支危、马起等，驱兵当前轰击。正错愕间，忽见后面一支军来了，却是霄、秦二子率领一军，如飞而来。前后截杀一阵，洋兵自相践踏，死伤无数。但是洋人兵精炮利，狠命喊杀，民兵便觉不支，只得拼死决战。那洋人忽又用起开花轰天炮来，兵民中炮死者无算。洋兵分为两路，一冲而来，那雷轰、秦大勇已经阵亡，华永年只得率领残兵暂行退避。路上又死了好些，只剩数十人，随着同走，幸亏已离洋兵远了。正行间，忽见周之锐、程万里一支来到，邓林支危、王鹏亦已阵亡。周、程与华永年相见了，周、程二人便道：“我们闻民兵已败，那官兵也是无用堵截，特由小路前来救应。适见王、林二君已经死在道上，又闻逃回兵士传说刘千秋、闵仁、马起，已被洋兵擒去了。那闵、马二君受伤甚重，当时便死。又闻洋人赶了我们，就要屠城屠乡呢。”三人便商量，不如暂避璇潭乡而去，并可助那甄得福等守御一乡。说着，便同去了。

忽见一阵饥人围着两个人要待生食，那人正在哀号救命，华永年即驱兵士进前去救。那饥民见有兵来，使你一爪，我一口咬的，把那人全身之肉吃尽而逃。比及华永年等至前看时，原来便是前日怕充义兵、相率退学的杜鸿、陈大时二人。因面上皮肉未被扯尽，先前呼敦时，永年又能认得声音，故此知是二人。少顷，远远的又见有一群人，被一班土匪拦路刺倒，取了怀内金银而去。乃走近看对，原来便是章世鉴的一家人。华永年便将三人前日退学怕死之事说了，只听有人呼道：“早知不免全家被杀，也该和你们办个正经之事，死了也叫人钦敬。”众人回首看时，却是章世鉴，身上虽伤了几处，口仍能言。说这句话时，江千顷适赶上，于是四人忙望璇潭乡而去。

那夜三更到了乡口，却有巡警的便来诘问，闻是华永年到了，便急急进去报信。须臾，有数人出来相迎，到了乡内，却见道路修洽，里巷改观，那武士道、洪才也出来相见，华永年便问起甄得福，众人不由得哭起来道：“前日甄先生闻知兴华邦独立，想着我们这里自治规模已颇粗具，故和大众商量，去求兴华邦大统领，收我璇潭为兴华邦属地，或者外人到此乡间，见非无国之民，不至十分残虐。议定，甄君便和洪君同往，到了兴华邦。果然那夏统领允准，便赐国旗两面，且代我们筹了许多应行布置之事。甄、洪二君不胜欢喜而回。不期路上甄君却被由南方进省的洋兵掳去了，只有洪君回来。那国旗原存在

洪君怀内，所以不曾被夺去，如今悬在乡间及营门的便是呢。”又闻洪君说：“当甄君被掳时，又有贵堂学生尤宽适在道上，同时被掳去了。”永年道：“那尤宽贪生忘义之徒，有何足惜。只是怕难为了甄老了。”说着，彼此又伤感起来。永年又问：“大统领所教布置之事如何？”众人道：“就是照君所言的，略改名目，又添了农牧试验场，已从华兴邦中分运好些图书仪器来了。”说着，那璇潭之人，便留华永年等领着余兵，驻扎此乡。

次早，忽有人报洋人清乡来了。昨夜省中足足屠了一夜，所到之处，鸡犬不留，今已到乡下了。正忙着，忽听得四面洋兵呐喊之声，四方民人，多已逃匿。那洋兵竟是上探树叶，下拨草蓬，拆墙毁屋的找人来杀。却被找出不少。不一时，将到了璇潭乡。那华永年便命取了两面旗，站在高处，却在那里放了一枪，使人望来这里，便打了旗号，与洋人说：“此处系兴华邦独立国的属地，并且满洲未把土地割让之日，即已自治。当不与他乡并论。”只见洋军大营屯处，也打着旗，答道：“须让兵官二人入去验看，若果是早已自治，而今属于兴华邦独立国，即待看与兴华政府交涉的结果如何再作道理。至兵官入来，不许怠慢。”永年便也打着号应允了。于是便有洋兵官乘马进来，四处巡视，果然自治规模粲然可观。有议事厅，有乡官办事公所，有乡兵军械所，有农牧试验场，有警察署，有图书楼，有学堂，有卫生局。道路清洁，屋舍整齐，人民武健，妇孺雍容。又见列有通乡办理公事出入清单，及所有乡事公议布告之文，都是有益全乡人智慧身体财利之事，无非同求公益，人不自私，煞是与他乡只知奉祀鬼神，而又地方污浊，人民颡愚钝，见之生怒，望之生厌者不同。真是果有一段文明气象。便回报与营官知道。那营官吃了一惊道：“如此看来，那兴华邦的独立，只怕被他弄成功了。要待杀进此乡去，又恐遇那文明之人。妄以野蛮之法加之，伤其性命，破其安宁，乃是犯了公理，必为万国所唾骂。只得且待与兴华政府交涉如何，再作道理。那近邻各乡，依然照屠乡例，搜着人便杀。”华永年与璇潭人亦无法可想，只得时为叹息而已。

左近各乡，有一乡也学这璇潭乡之人，前挂着兴华邦旗号，他原不解其理，只以为学他新奇而已。这璇潭乡内之人，尚望该一乡也叨着这国旗的荫庇，可以得免。岂知洋兵入去一观，仍是芜秽臭浊，与他乡无异，仍又照例屠了。不二日，屠尽了诸乡，又不见洋兵了。这璇潭乡之人，不费一兵，不劳一卒，竟得保全，着实拜服那华永年先生。人人都道：“这乡的老百姓，真是华先生再生的。”欢呼之声，不绝于耳。

华永年道：“我不能保全君等，是乃这璇潭乡自治的文明保全君等。我愿与君等祝此文明万岁！”于是众人皆呼：“璇潭乡文明万岁！璇潭乡自治万万岁！”华永年又道：“天下无国之人，就是文明了，也是不免被人残虐。吾们

幸有了文明气象，却又有本国同胞所保存的兴华邦独立国荫庇着，故得免祸。我们再来祝兴华邦独立国三声。”于是众人高叫：“兴华邦独立国万岁！兴华邦独立国万岁！兴华独立国万岁！”欢呼之声，震动山岳。

只见华永年忽变了色，容颜惨淡的说道：“我们的始祖黄帝……”有些老人便问：“我们哪里是同一始祖？”华永年道：“如今我中国人的姓，但是周朝以上的国各与官爵之号，考之书传，系是以国为姓，以官为姓。那周朝以上诸国的国名，都是黄帝后裔。那为官的，又都是国君族人。所以我们以官为姓，以国为姓的，都是黄帝子孙。上古之时，这中国本不是我们的。那我们的始祖黄帝，却身经百战，逐了野蛮人种，得了中国全土，以养育我们子孙。不料传到四千余年，被外族占领者二次。加今却为异色人种分了去，只存着这里一粒砂一点雨似的一个乡土，那我们同胞被外人残杀的又不计其数。你想我们这祖宗黄帝，若是有知，见着我们子孙不肖，不能将他艰难创造的地方守住，竟一次二次的给外种占了，而今又被异色人种分割而尽，又想着自己一脉相传的四万万子孙，又几乎尽受这枪击刀割的苦恼，我们这时虽有得免祸的，其实不能得四万分之一分。想到这里，不晓我们这祖宗是若何难过呢？”说着，早直流下泪来。又道：“如今尚须望我们这黑子弹丸的兴华邦能立得住。若是立不住，恐我们祖族黄帝创造的地土，真个尺寸不留。那我们神圣之裔，真个无地容身了。”众人道：“如今我们须是尽着我们的心力，去助那兴华邦独立到底。我们神圣的祖宗在天之灵，必能庇佑我们独立。”华永年道：“人死了，魂魄销灭，哪里尚能有鬼神来助子孙？只也只靠着我们为子孙的，自己奋励为祖宗争些志气而已。”大家道：“我们如今当抽选丁壮，前去我们同胞的独立国内，预备与外人尽力抗拒。若至失败，我们这些人必要前仆后继，和众同胞，与外人力争独立。常言道：‘有志事竟成’。又有俗语说什么‘众志成城’，什么‘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’。我们心志既坚，后来且能恢复全国，岂但保守一隅之地乎。”永年道：“诸君果能如此，此吾族不幸中之幸也。”于是众人定议，抽了丁壮五千八百人，付与武士道领了，前赴兴华邦独立国而去。

却说郑成勋辞了大统领夏震欧，前去与郑国存、海邦城详陈了与兴华邦独立国大统领所立之约。二人大喜道：“我们前此不知全国的土地及那财利是全国人民公有的，所以不知向大处着想，不知人生须要争个人权，与那全国之人一律平等，同享受国内的利益，只作鼠窃狗偷的举动，求些无根的小利，几弄得不成个人，专为人害。而今才晓得原来我们也是国内一个主人翁，国内土地及一切利权，我们都得有分的，国内大小之事，无论何人，都有议决之权的，胜败存亡，我们皆有责任的。所以改邪归正，转成爱国男儿，不为那害民乱

国之盗。后来建出功业，也可令天下钦仰，此皆先生之赐也。”

成勋谦逊一会，便商议召集全党，打着兴华邦独立国的旗帜，同赴兴华邦去了。不多几日，便已到了。是时璇潭乡五千八百人，也早已到来。独立国的军声，忽已大震。只见先前夏震欧派人前往美、德二国购了好些新式器械，都已到了；那本省海军，也都换了独立国新旗，驻泊国境的沿海岸旁；又有旧船在船厂修理的，都已修好，布在海口；又在机器厂内，自制了好些枪炮，真是兵力日盛。那不肯承认独立的两国，先前那西洋的，因自己领地有急事不及来助；那要尽得这全省之地的那一国，以该国不得西国之助，加以省中诸事方忙，不及顾此一方，且以为蕞尔一隅，何足介意。不意及今已居然军声大震，独立规模早已毕色，已有美、法两国派了公使来此恭贺。若是十分强硬，也恐碍着两国；且他兵力已足，若争战起来，究不知谁胜难败；更兼夏震欧兵法过人，前日曾经以少胜众，也着实怕难胜。又探知此邦人民老幼男妇，无不人人存一以死报国之志，以求独立。民气如此，想必难屈也，只得承认了他的独立，只与定约，除璇潭属地外，不得窥伺旧省尺寸之地。震欧想着，虽立此约，若到果然强盛之时，已不怕他借着此约压制我们不许发作。到了那时，再行强硬手段，未尝不可。只得将此意与各议员议了，便与该国订了约。即日彼此签了字，该国也便派公使来致贺。随后东西各国，都承认了。自此兴华邦遂独立海畔，为汉种仅存之一片土，以延黄帝之裔，不至尽数为奴亡灭。虽由夏震欧才大，亦由人民肯听忠言，及早布置之故。闲话休提。

且说兴华邦得各国承认独立之后，次月便是独立一周年之期，全邦悬灯结彩，以申庆贺。那华永年因璇潭乡举为代表人前来祝喜，路上恰遇一个心中绝纪念的一个人，不由得雀跃欢喜。正是：

天涯突现自由国，烈士欣逢挚爱人。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遣使分巡问疾苦 吞声暗泣死幽囚

却说华永年前往兴华邦庆贺独立一周年纪念日，路上遇着心爱的一个人，原来就是中学堂监院王本心之女王爱中。华永年自代他敷药而去之后，全心想着军务，也忘记了。只是数起爱国的同志来，不多几人，便也想着王爱中。为闻着瓜分以剪自刺之事，着实可爱。但当时心绪麻乱，记着又被正事隔开，所以未曾遣人一问，也想着举国纷纷，这个人存亡也不可知了。此日相逢，几同隔世，彼此不禁喜得一跃而起。永年便问爱中何得免难？爱中道：“妾自君去后，满心记挂着我们国事，也不及感激君的厚惠，后亲疮口尚未大复原，忽有洋兵到来，将妾掳去，见他营官。妾指疮痕道：‘你们未来，我已拼着要死，难直今日忽要贪生起来不成？’那兵官道：‘我非要你服也，只因我看

日前新闻纸上载有为国自刺一事，详看来，却是一个女郎，实是钦慕。故进兵至此，首派军士寻了来。如今给你护照一纸，到处游行，尽可无阻。’妾答：‘以我们是中国人，中国灭亡，理应殉死，不愿得护照。’彼乃劝我入赤十字会，看护那些受伤的中国人，也尽些爱恋同胞的情义，我更允了。今日闻我们同跑自立的新独立国周年纪念之辰，故也来致祝。不意遇着足下。”华永年也将别后所有经历之事说了。二人便一面走，一面闲谈，同向独立国而来。

华永年又问起她的父亲来。爱中却垂泪道：“妾父当日被一队洋兵拿去，恰值洋兵又带着两个从前东京回来的留学生贾新寇、耿明二人，来到营内投降。妾父见此，也便情愿归降。不意洋官忽发怒骂那二人道：‘你在文明之邦受过教育，为何尚无耻若此。不特愧见你本国的爱国之士，而且有玷我邦。’令武士立推出二人斩首。其时便带着也将……”说到此，已是哭得说不出话来。少顷，又哭道：“同志诸君，何尝不有死的。但是虽然死了，却是光明正大，轰轰烈烈的令人敬慕。而今妾父死了，却博了……”说至此，又咽住口，哭得泪人一般。华永年用言劝慰了一番，爱中方收了泪，重复前行。又告永年道：“妾被掳时，路上遇见君之令舅任君，也被洋人掳了。但不知掳去后如何。”华永年道：“这等人也不必提起他了。”说着，二人已抵国门，却见一张布告之文，其文曰：

“兴华邦独立国国民公仆大总统夏震欧言：本月某日，系我独立国自立一周年之期，着国内老幼男女，一律停工一日，以申祝贺。此后永远以此日作为本国独立纪念之节，已由议院议妥，由余签押立案。特此通布知之。”

看毕，华永年带同王爱中进见大总统，俱祝独立国万岁，国民发达。永年又将爱中前事说了。大总统不胜叹赏，便命赐以二等宝星，以示优荣。这华永年等从前经历血战，早已赐了勋章，自不必说。

且说那华永年因听爱中说洋人厚待之事，想着甄得福、刘千秋或未被害，便请大总统遣人至洋人处查问，若果未死，便当赎回。统领立时允了。永年又道：“如今我独立国赖着国民尽力，及陛下的经画，故得享受自由。只是臣等想起此外尚有全族的许多同胞，经各国收地之时，残杀屠戮，无所不至，必已是伤亡过半了。如今剩的遗民，闻是受那外人无理的压制。人民充当劳动工役之外，不许更操他业。又兼暴敛横征。人人劳苦而不得食。所有应纳之人头税、地皮税、房屋税等，尚不能照效完缴，日受鞭笞追比，真是可怜。可否请陛下派人分往慰问，略与周济。或代请各国略行加惠放松些。”夏震欧也蹙着眉道：“若是代请各国加惠放松，彼此必以我为干预彼属地的内政，且以为我市恩同胞，以图全体恢复，定必托言辞却。我也正想着派几个使者前往各处巡视，略加慰问，使他们心中想着将来尚有全国独立的希望，那精神也略可宽慰

些。我又想着待我国内略能充裕，每年逢着纪念节，便按旧日省份，每处给他十万两银子，以赈济那贫苦之人。”华、王二人道：“陛下重念同胞，情真意切，臣等不特皆表同意，且甚感激不尽。”说着，二人兴辞退出。

那震欧便特谕，着文部省大臣夏存一，外部帮办大臣江千顷，农工部副理黄克臧，暂行出使各国所属的中国各省旧地。夏存一巡南方，江千顷巡中央，黄克臧巡北方。各带银六万两，见有极苦之人，酌予赈给。又传谕华永年往赎刘千秋、甄得福，需金多少，许全权与该国定议。诸臣领命去了。而今按下华永年一边。

且说夏、江、黄三大臣，巡行各地，所有旧日华民，见是同胞派来慰问的，无不感激零涕。也有尚不知独立之事的，三个各一一告知。并将先前如何预备，及今诸国如何承认独立，后来尚拟救度你们等话说了。诸遗民多是捶胸痛哭，自恨从前不能学兴华邦一样，如今竟受外人的种种苛虐，看那兴华邦的人不啻天上的人了。三个着实不忍，各各散与银子，哪里能够遍给，只得各择其苦至垂死者略给些，须尚是不足。又许他们是年以后，每年逢着纪念节，必多带银钱前来赈济。众人无不涕泣。此是三人路上的大概，不必多赘。

如今再说夏存一巡行南方。一日来至商州地方，只见人民自由无苦，直与他处不同，心中不解何故。原来当日张万年、屠靖仇、李必胜三人，随着英郡主喇弗青奈至英，见了英皇帝。英皇甚是敬爱，加以礼待。又闻商州人民，人人爱国，立为团兵，几番死战，以争国土，人人宁死，不肯投降。不禁感其忠义，便命在英属中国旧地内，单许商州一县人民与英民平等，同受自由之福。名其地曰：中国商州县英国保护地。又各赐张、屠、李三个以头等室星，令归故土，充为本地下议院的议员，掌理商州地方自治之制。三人回来照办，人民自是欣喜不尽。因念着今日人民得以不受压抑，不为奴隶，竟与白人平等，同享自由，此皆系曾先生群誉的厚赐。吾民若非闻那曾先生的演说，哪里能爱国家，能感动英皇许我自由。于是纠资为曾子兴铸起铜像，以垂不朽。又因祝封世当知县要拿子兴正法时，曾来报信，以救子兴，又教张万年劫狱之策，后宋他自身竟不知下落。于是也为铸了一小像，侍立曾君之旁。那曾公铜像所站之台，却镌着杨球、姜一心、应不降、张万年、犁水青、屠靖仇、李必胜、金闰杰等一班诸志士的姓名，又镌着当日各乡团的乡名，以及队伍号数，以示后世。夏存一问了详细，便来瞻仰，致敬了曾群誉的铜像。那张万年等已来招待，并邀夏存一宴饮。彼此席间所有许多朝贺相慰，及那感慨他处同胞被虐之语，不必多赘。那存一竣了事，也便回国，不必细叙。

却说江千顷到了中国中央旧地，人民有指仇弗陶等拒敌力战之地而涕泣者。一日，千顷往拜管领此地的洋兵官，有人报说该洋官闻兴华邦独立国钦差前

来，恐怕来为囚系的华人说情，便先点了数人押出斩首，就中一个即是金虞。当日不肯捐费办团，却将金怀在破囊而走，后遇土匪抢了，又押去指山所有埋金之处，一一取了，又将金虞刺了几刀，摔在地下而去。后来洋人查知此地有个金虞是一个大财主，又知中国财主好将金银藏在窖内，便令兵士搜索而来，逐日拷问埋金之所，遍受诸刑，打得身无完肤，系在监牢。一个便是申为己，与胡国襄背了众人去降洋兵，后来目中一弹，却能极力追杀死自己同胞史有传。洋兵官说他投降外人，已是失了人心，今又助外自戮同胞，真是非复人类，也把他监禁起来。如今兵官要杀数人，以杜江钦差祈情之口。因命先将这爱财不爱国，爱身不爱群的金虞、申为己杀了。又有三人，说是由商州逃出的自立学堂帮教员，与正教员吴钟清是友好的，但是狐疑不能确断。不数日，那江千顷也回去复命了。不必细叙。

却说华永年奉命来到旧日省城洋官衙署内，叙了礼，便问：“敝国有忠义之士甄得福、刘千秋二人，前为贵国兵卒所擒，未知今尚在否？如果尚在，望赐赎回。”洋官道：“敝国所到之处，从不难为有智慧的爱国之人。若是有智慧而不爱国，如留学欧美回来，仍只求利禄之辈；有爱国心而无智识，如义和攀之不知国家为民众之公产，而妄行仇外者，皆必杀，却无赦。至如刘、甄二君，毁家为国，此敝国文明人所礼敬者也。所以不即送回贵独立国者，欲以覘贵国来赎与否，以卜贵国眷念善良之心之厚薄耳。如今君既来请，敝国自应恭送二君荣归贵国，休言赎也。”

永年称谢。洋官又问：“诸囚中尚有令舅任不显，令徒尤宽，皆求吾放归，君愿赎否？”永年不答。只见洋官笑道：“想足下不愿赎了。究竟足下就是要赎，仆也必劝足下休要将这下贱之种植于贵国，俾传了坏种，更将良种染坏，为患非小。这任不显被我拿时，尚有金银数缸暗藏假山之下，被我取出。又看团练出入款项清单，却曾无任不显捐的，可知是毫无人性的了。那尤宽穿着贵学堂制服，仆本以为是承足下差往何处。不意拿来，他便极力乞降，且力辩非君之党，足见无耻之极。如今仆当将此二人戮了，以戒天下后世之吝金帛，弃国家，背本群，甘降服之败类。俾其各知警省，则世界上贱种惭绝，只剩良种，各各相安，便可永无战争灭国之祸矣。”永年只得唯唯。

那洋官又立即传令，预备明日上午九点钟宴飨刘、甄二君暨华钦大臣，并饬备办厚礼以赠刘、甄二君。即以十二点钟，持出任不显、尤宽二人，前赴法场斩首，以结一案。左右传谕去了。华永年见得无脸说情，也只罢了。那洋官又命请出刘、甄二君，与华永年相见。彼此叙起别后，各各伤心。又谈起兴华邦独立国已得独立成功，却得稍慰，但念着全国灭亡，弹丸仅保，全族灰烬，遗种仅延，终是喜不敌悲。华永年又想着舅氏任不显与学生尤宽明日正法

，也属可悯。便向洋官请乞了酒肉，往奠二人。那刘、甄二人不便随往，却惟永年一人带了酒肉，亲自送至监内与任、尤二人吃饮，二人哪里还能下咽。华永年身穿兴华邦的制服，挂着头等宝星，身旁侍立着两个侍者，前后各有洋兵陪着，何等威严。二人此时望那永年居然为世界成功立业的一个伟人，不由钦羨他。见他怜己将受极刑，不念旧恶，还来致奠，不由得感他。一个又自思着前此不肯捐助办团练，而今财既归空，人仍不免；一个自思当日中学堂立义勇队时，自己怕死而逃，真是无志无气，又不由得惭愧起来。更兼闻着洋官明日宴享刘、甄二人，备办礼物送彼荣归，自己却是明日正法，不免悲惧悔愧，并作一团。所以见着永年只是呜呜饮泣，不得作一言语。永年也着实不忍，不禁流下泪来。须臾，洋官来请小宴，便辞了二人而去，终是面带愁容，尚思姑以两言乞洋官减等治罪。奈那洋官接着，只说代君讨戮背国之人，何以谢我，也只得缄了口。

次日三人赴宴，也只草草成礼而已。洋官欲邀三人往看行刑，三人着实不忍，极力辞了。及十二点钟，洋官坐堂，提了二人，问了实，又问你们忘义背国，自甘死否？二人俯首伏罪。于是命监视官匆匆带出斩了。华、刘、甄三人在后堂听着，便想那任不显未曾受过教育，不知大义；那尤宽也因一时想错了，如今身受死刑，死了且有余臭，也不免怜他不幸，各吊了见行泪来。只见二人被推出去，不多时，却有兵士将他们的头来献，洋官便命取去悬在他的总督头首之旁号令。永年方知那解散团练的总督，也早已被杀了。

不数时，人报奉送刘、甄二君的车轮马匹都已齐备，城外又备了汽船，所有礼物已袋船内。门外又有一营官，列着护兵侍候。于是三人辞了洋官，彼此说了恭祝贵国万岁，但愿此后邦交益笃等套话。那洋官却已预备亲送下船。各官因敬二人高义，都来相送，且赠有礼物。三人出了衙，只见护送的兵队里有一大旗，上面书着：“恭送中国毁家报国、舍身爱群的刘、甄二杰荣归。”所过之处，各炮台放炮致礼。到了码头，登了汽船，那洋官吩咐该管带好生相送，便与三人致敬而别。那大旗即悬在船头，不觉间到了兴华邦。

那大统领夏震欧早已得了电报，料知今日当至，已亲自出来迎接。那远近百姓观者，无不喝彩。至了国内，大小臣工及议员乡官都来迎候。大统领便命盛筵相待。其时早有璇潭乡派来专员来接甄老。刘千秋想着自己家乡无存，不禁下泪。甄老又安慰了好些话，便自回去。大统领各皆赠与宝星，又送与许多礼物送回。又命外部款待了送回二人的来使，并赠礼物，送归不提。

且说夏存一、江千顷二大臣，依次回国复命，惟黄克臧所向较远，所以迟回。一日大统领和诸大臣正议论间，人报黄克臧回来了，大统领急命召入。克臧行了相见之礼，便述了北方巡行抚慰中国遗民的种种情形，又说起那俄、德

之人残暴苛虐的情状。据云民间妇女彼国兵民可以任意奸占，若奸生了子，便扑杀了，盖以不愿与中国种混合也。每有小童或被游兵抽在枪上作戏。其法先抽在枪末刀上，尽力一送，腾到空中，却将已装的弹子击去，及小孩坠下来。又用枪口刀戳上接着。洋官曾不过问，民人有赴诉公庭者，那官吏只骂道：“你们何不将我国灭了，也用此法来待我们国人？”若多哭一声，即被鞭挞打出。又闻俄国曾将我国十八岁以下童子，仿当年待波兰民的法子，尽数将这些孩子送往西比利亚苦寒之地，永远不准回乡。一日，有一班醉酒洋兵突入一人家，尽将妇女按在床上。适有一人逃出，洋兵以为逐己，乃大怒，起而杀其全家，不留一人，其官吏亦置之不问。又闻洋兵随时跑入人家，索酒索食，稍迟不给，拳脚交加，甚或以枪轰死。似此北境人民受此残虐，不及一年，恐当被灭净尽了。

因问夏、江二人，路上所见想不如此之甚，二人也各各述了。夏存一又云：“那两广人民，多半被法人运往外洋马达加等处，充当苦工。闻因不服水土，死者不计其数。”又各各将意属、葡属、比属、日属情形互说一遍，大家不禁叹息。夏存一道：“倘使中国各处早早就如兴华邦及璇潭乡这样预布自治基础，以图独立，便可自立政府，赶却满人，收回国权，渐致强盛，何至有灭亡之祸呢？”众人又感慨了一番。

大统领道：“如今尚幸我们这独立国之人，已是人人爱国，同心协力，励精求治，想或可以保全。”又问黄克臧，当日讨满的一班志士有遗迹否？黄克臧道：“臣入俄国领地界之时，即有人告臣各志士的殉国致命之所。臣便往凭吊一回，并看了纪志士的绝命诗四首。”因一一诵与众人听了。又道：“臣又闻唐人辉、仇弗陶等殉节之后，有欧美赤十字会会员特为收集了尸，一并和那死难的兵士，统拍了一张照，带回西洋去了。那众义士义兵的尸首都安葬着一个山丘，该会员并为立石表彰，铭曰：‘支那殉国诸烈士之墓’。闻尚有数人被俄兵掳去。臣也曾访问俄国管领属地大臣一次，彼只坚言无有。臣查知实是皆被软禁，便向俄官诘问两次，彼竟动怒起来，只得罢了。臣思唐、仇诸君虽然身死，却是致命遂志，于是身当无所苦。若其余志士被掳而去，欲生不忍，欲死不能，殊可怜也。又言有仇弗陶、唐人辉二人，最有机谋。此二人尤为各处所钦仰，其遗像翻印出来，居然人人争买。此人虽死，真无恨矣。”

于是江千顷也将过尚水时所见所闻复述了，与大家齐听。便又叙及金虞、申为己之事。适郑成勋亦在座，便笑向夏震欧道：“臣前日向陛下言有两种奇闻：因方议正事，未及细谈，如今此事竟揭晓了。臣所闻两事，即是这金虞、申为己二人。一人吝财忘义，一人贪生无耻，同至灭亡。众人已经详述。臣所闻最可笑者，其一系余虞之事。此人素好念佛，被拿之后，日夜闭目勤念佛号

，因对申为已道：‘这佛祖是最慈悲的，人若虔心诵念佛号，必可化劫消灾，不特身命可保，即金银亦当复回。’于是二人日夜口诵佛号。一夜遇着一个凶恶的当值监狱，见其信口乱念，乃大怒，取二人而笞之。二人大呼，我系念佛。洋人愈怒道：“你念佛，我便是韦驮来度你的，但你须挨着我的铁鞭，打到气绝，方得往西。”便将二人打得头破血流，方始罢手。从此二人再不敢念佛了。申为已能说数句英语，每见监狱的英人，便打着英语和他说话。一日，大触洋人之怒，骂道：“你能懂英文，何不考究我国政治法律之书，将你国家变革起来，以图兴盛。便与诸国往来交通，互受利益，也免得各国劳师动众前来灭你们。你不能借着能懂英文去求学问，倒想借着念英文在我们面前玩弄，想做着我们的奴隶。岂知那满洲人才是我们的奴隶，你是满洲人的奴隶，何能配做我的奴隶呢？你不必妄想。”说着，便将本棍向他头面扣了无数下。又嘱道：‘此后若再道一个阿字买好我们，便将你打死。’诸位听此奇谈，不是大可警世么？”诸人见入值的定限点钟已满，便都退出。忽外务部报有紧要文书呈来。正是：

福可己求愚者误，国因新立事多烦。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预言书苦制醒魂散 赔泪录归结爱国谈

却说震欧送了诸臣，夜里忽报外务部送要紧文件来了，拆开一看，原来俄国闻知刘、甄二人荣归之事，自己羁留着志士数人，甚是自愧文明举动不克及人。故特备文至兴华邦，欲将所擒志士史光、华得全、华得兴、轩辕适、花强中、钟警、黄勃筹七人送回。且求代觅所有支那舍身殉国，与那独立起义各英雄的照片，无论尚在已死，皆乞觅得一张，交与来使带回，敝国拟为极力表彰，以励天下。震欧大喜，便命黄盛赉了金帛，聘问俄国，并赎史先等七人回来，一面收巢诸人照片。幸喜诸人每与同志合拍相片，以联爱情，所以只求得数张，而所有死义诸人之遗像，已经毕有。计死义之士：

尚水殉国者：史有名，方是仁，郑成烈，侯可观，史有传。

商州殉国者：杨球，姜一心，应不降，金闺杰（女士）。

发州殉国者：万国闻，章千裁，闵仁，雷轰，秦大勇，马起，王鹏，林之危。

讨满时被难者：唐人辉，仇弗陶，史有光，艾满，仇达，陈策，欧阳震，犁水青，夏光，岳严，商有心，国荣，纪念，饶声，刘金身（女士）。

淹满人时阵亡者：成仁，刘铭。

商州为一方人民求得幸福之主动者：曾群誉、祝封世（救曾群誉者）（此二位系铜像片）。

其现在者：商州地方自治议院议员：张万年，屠靖仇，李必胜。

兴华邦独立国属地璇潭镇起义及办事者：甄得福，洪才，武士道。

复州起义者：华永年，刘千秋，江千顷，程万里，周之锐。

兴华邦独立国诸杰：大统领夏震欧，黄克传，赖一己，夏存一，黄盛，郑成功，黄克臧，黄克金，黄雄，海邦城，郑国存，王爱中（为国自刺不死者）。

讨满时被虏今将归独立国者：史光，华得全，华得兴，轩辕适，钟警，黄勃，花强中（女士）。

是时史光筹七人已都回到独立国，有出怀中所仅存爱友的遗像者，所以益得齐集了。又有：商水乡团合操片，发州团练合操片，兴华邦独立国诸兵大操片并水师队照片，众议员及乡官片。汇好集作一幅，翻印了，交送俄使带去。

自此以上诸人之名，播于五洲各国博览院。世界英雄遗像之旁，皆有此张附焉。又有人著了《支那瓜分史》，将诸杰之像，黍列其中。惟是震欧、永年等以为吾人不早图保存全国，而今地裂种奴，仅存一二片干净之土，不啻九牛之一毛，吾侪罪疚弥天，愧悔不暇，何敢自以为荣。尚幸那兴华邦工业、商务、学术种种日见发达，水陆两军日益强盛。夏统领便命武士道带来一军，撤回璇潭休息，作为后备兵。又命郑成勋领郑国存、海邦城所带来之人，出洋垦辟新地。其已前在外辟地的华人，至此都收回治理之权，归兴华邦独立国管领，作为殖民属地。由是属地渐广，国势日昌，人人自是快乐适意，自不必说。

一日，夏震欧因花强中、王爱国二人无配，便令于国中诸少年中，择有才行者嫁之。花强中原未许人。那王爱中道：“妾前已许字于人，以后妾未为乱兵所杀死，当守烈女不更二夫之义，不再嫁人。”震欧笑道：“大凡归女，为国家生强壮之儿，为本族培聪明之种，是为天职。莫说你尚是童女，就是已嫁了人，丈夫死了，若年纪尚轻，也不可不再嫁人。若自废弃那为国生材、为族传种之能，殊为不可。所以文明各国，皆视再嫁为年轻寡妇所应行之事。惟是，若不能养练身体，浚开智慧，考求学问，操练技艺，并考究那求良种、育婴儿、教子女之法，则毋宁放弃生子之想，以免滋生劣种弱民，遗害于国。若是有智慧、有才德、有学问，而尚守迂儒之腐义，是自暴而且忘情于其国也。”二二唯唯。于是王爱中择了黄勃，花强中择了轩辕适。那黄君、轩辕君二人也都愿意。于是择吉成礼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众人见夏震欧劝王、花二女嫁人，便问大统领陛下，年纪已长，何不择一配偶。震欧道：“吾有一夫死了，今吾为抚遗孤，不得嫁人。”众问：“陛下实未有夫，此言何谓？”夏统领曰：“这中国就是我夫，如今中国亡了，便是我夫死了。这兴华邦是中国的分子，岂不是我夫我儿子么？我若嫁了

人，不免分心有误抚育保养这孤儿的正事，是以不敢嫁人。”众人尽皆叹服。就中却有黄盛说道：“陛下爱国真挚诚可钦慕，我们独立国中，惟华永年可以比美。臣问彼何以不娶？彼言：‘吾有一强壮美丽之妻，已经亡失了。剩这遗留簪珥，吾望着，每暗自神伤，不忍复娶也。’臣讶问何谓？彼言：‘中国乃其爱妻，而今所存之兴华邦璇潭，乃遗留的簪珥也。’其言恰与陛下之言相似，故特述之。”众人不禁同声赞叹。话毕散了。后来二人果然是终身不肯嫁娶，以便专心谋国。又当夏统领任满，众公举永年为统领，承前统领之绪，益加修整，国势骤益兴隆。欧美各国新闻，皆言必能光复全省，以渐全复中国故址。此是余话。

且说此书原是一个先知之人所著，系是正文，由中江笃济译作东文，也是散文体。只因内中弁言有云：“若有人得了此书，照着原意编为章回体的小说，使我们人人读之易晓。便由此书能知吾人身上一点血、一根毛，连那吾人宗祖父母的一点血、一根毛，都是这国培养的，不可不爱；又知那无国之民，必被人斥逐，无处栖身，不可不惧；并知国家本人民之公产，人民乃国土之主人，便能发出宁舍此身，以存吾国的思想。那中国非但不至瓜分，直可雄甲地球。只可惜是读此书的，不能将此书中可丑、可惧、可惨之事，作为鉴戒；将那可喜、可慰、可望之事，极力研究；那我的预言，恐怕都一一应验了，岂不可痛。所以甚望有人得我此书编成小说，以醒国魂。”云云。译者才疏学浅，文笔谄陋，幸中江女士时常指教，故无舛误之处。然译者一片爱国热诚，真个被此书激出。所以每译一段，每编一回，不由得眼泪盈盈，纸湿墨浑；时而肝肠寸断，俯首哽咽，目不能视，手不能书。但又恐此书太迟出版无补于事，故只得勉强含泪，以尽编辑之劳。一直译到末回，那眼泪已是赔尽了，只剩下气郁心痛，呕血数口。未知我同胞作何感情也。今更将原书结尾之语录后，诗曰：

浸著预言篇，书成泪泫然；

民心如有意，人事可回天。